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8
14

25.



漢

蘭

臺

令

史班

撰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書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補注齊召南曰案管子言湯曰莊山之金鑄幣則夏殷時即有錢幣矣平禹曰歷山之金鑄幣則夏殷時即有錢幣矣平

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李奇曰圖即錢也圖一十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天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圖

謂均而通也補注宋祁曰周官下當添有字某德輝曰蔡雲辨談云圖法二字統金錢布帛言之自李奇混解上下兩圖字世遂謂周家錢法皆如孟康所云外圖而內孔方者其誤殊

甚觀下文云利於刀則錢中有刀矣不言布者恐混於布帛之布實則周家圖法泉布刀俱

有故顏氏舉周官大府以下九職當九府而以圖爲均而通也上圖字主義下圖字主形泉

爲圖法之一面方之泉又爲泉法之一班氏以是爲周家制故特言之其他作刀形者柄

端如肉好若一之環作睥睨形者足間如火以圖之半環皆不離乎圖而爲圖方者之別種

謂圖即錢李奇妄說豈特重九兩之無稽哉德輝案重九兩兩疑誤以錢也韋昭注國

徑寸錢夫人知之謬不至此原文當是徑一寸而重九兩故下文云輕重以錢也

語言周錢重十二銖意者十二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補注王鳴盛曰孫子算經上黃金方錢

圓函方孟康曰外圓而內孔方也輕重呂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爲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

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補注葉德輝曰蔡雲補談云圖法

尊子執刀於祖廟泉幣象之以示遺烈於國人其義一也流於泉如淳曰流於泉也布於布如淳曰布

束於帛李奇曰束帛也補注王鳴盛曰據此則周人所用貨幣凡有布帛或云布亦名錢者

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鄭康成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賈疏一物兩名是

虛受堂

010190611405

也而與此處所言布帛之布不同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元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民
心動搖棄本逐末宜罷鑄錢毋復以幣租稅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
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寔然也 **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
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 師古曰穰音人常反補注宋祁曰人常當
輕重 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 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 師古曰畜音積曰蓄蓄賈
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 謂賈人之多蓄積者 乘民之
不給 百倍其本矣 師古曰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
并也 計本量委則足矣 李奇曰委積也補注先謙曰上得民所食若干步
穀有所藏也 師古曰言富人多藏穀 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曰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
君散之曰重 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 凡輕重斂散之曰時則準平 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則
也通典食貨十二亦有此三字管子國蓄篇曰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
云云是其證何焯曰上準平句其始事也必行之經久而後能有藏蓄守字極有關係近刻
脫下守準平 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 師古曰鍾音鐘 鍾音鐘 鍾音鐘 鍾音鐘
句者失之 孟說是也 鍾音居兩反 補注王鳴盛曰下文賈人緡錢頭亦云緡謂錢貫通典注緡者絲
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為算也 詩云維絲伊緡宋人亦以千錢為一貫竊謂同一錢貫
而異其名當有大小之別緡既是一千錢則一緡當為百錢也 計萬室之邑每室粟一鍾以李
鍾之量度之可備四五人一月之食每室錢千緡為錢一萬可備糶穀種及買耒耜器械并
人君所藏以贍民者萬鍾以備散藏緡以備欲也 先謙曰官本注辰作歲是 千室之邑必有
千鍾之藏 緡緡百萬 春曰奉耕 夏曰奉耘 師古曰奉 耒耜器械 種饒糧食 必取澹焉 師古曰
澹當取贍先謙曰澹贍字同宋說未是後不復出 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師古曰
蓄豪謂輕侮之也字本作勢蓋通用耳 補注周壽昌曰 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

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 師古曰大於舊 單穆公曰不可
單穆公曰夫 古者天降災戾 師古曰戾惡氣 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 曰救民 應劭曰資財也
無平其輕重也 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 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 曰行之 於是母權子
貨物易有無也 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 而行 民皆得焉 而物貴為重幣也 其大倍故為母也 子輕也 其輕少半故為子也 民患幣之輕
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 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 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積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
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 今王廢輕而作
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 之將厚取於民 師古曰厚猶
志是離民也 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忘 且絕民用曰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沔也 師
曰原謂水泉之本也 潢沔音一胡反 竭亡曰矣 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 文曰寶貨 補注葉德輝曰
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唐君所謂大泉者乃莽時錢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
王至報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轉不相因先師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
寶貨皆非事實云云 肉好皆有周郭 則知景王以前錢皆無文肉好亦無周郭矣 曰勸農

澹不足 百姓蒙利焉 孟康曰單穆公曰竭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贊曰但是不聽
說皆非也 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也 補注顧炎武曰單穆公諫
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勿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 班氏乃續之曰以勸
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義矣 洪亮吉曰劉秩云錢以平輕重權本末齊威得其術而國
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敝此云蒙利恐未必然 孟注是先謙曰官本注但是之是作自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曰溢為名上幣 孟康曰二十兩為溢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
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 補注先謙曰 銅錢質如周錢 臣贊曰言錢之
平準書溢作溢為名二字倒官本兼作并注為溢下有也 字銅錢質如周錢 形質如周錢唯

前漢二十四下

前漢二十四下

前漢二十四下

前漢二十四下

前漢二十四下

前漢二十四下

前漢二十四下

前漢二十四下

前漢二十四下

前漢二十四下

前漢二十四下

文異 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補注葉德輝曰宋洪邁泉志秦半兩下引敦素曰常得此錢徑寸而輕重無常是秦錢或有重八銖者漢權八銖今重一錢五分十二銖則當秦之半兩今世所存秦半兩最薄者重一錢五分最厚者重二錢即其明證然則敦素所見八銖重者乃其錢之輕者耳先謙曰平準書有為下幣二字索隱顧氏案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呂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英音頰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志曰鑄榆莢錢字蓋裴所加也索隱顧氏案古今注云英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興漢以一斤為一金一字似不可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呂稽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呂其贏餘之財蓄積貨物稽滯在己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畜積貨物稽滯在己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

不顧文之不詞是其偏也集解引晉注作踊甚也亦不作痛索隱引如淳云踊騰猶低昂也說文踊跳也躍迅也廣雅釋詁騰上也諸書釋踊騰躍皆為跳今既以踊騰躍相貫為文則是言其物價跳上迅速若今俗云斗漲矣索隱引韋昭云稽留待也與李說意合晉訓稽為計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呂困辱之師古曰欲令

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弛解也然市并子孫亦不得宦為吏補注昭曰閩本宦作官南雍本作為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

不可得贏師古曰私鑄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黥刑也其本補注錢大昭曰錫字疑衍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為利甚厚師古曰私鑄而計之為利甚厚也非謂其術精妙若精妙即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各隱屏而鑄作補注周壽昌曰隱避藏也屏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鄭氏曰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呂誘民謂開立之使人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師古曰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補注

宋祁曰干求也下邵本添合也二字王鳴盛曰凡數之不可知而約略舉之或其文太繁而撮舉之者曰若干今人猶然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始服衣若干尺矣疏云古謂數為若干如也干求也事本不定當如此求之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呂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呂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也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釋其耒耨冶鑛炊炭應劭曰鑛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

本添 鑛字 鑛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鑛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於偽反多字因上文姦錢日多而衍鑛錢為音於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補注王念孫曰顏說甚迂五穀不為晉語黍不為黍稷不為稷韋注為成也師古曰呂氏春秋任地篇種桂禾不為桂種重禾不為

前漢二十四下

耳

而輕重無常是秦錢或有重八銖者漢權八銖今重一錢五分十二銖則當秦之半兩今世所存秦半兩最薄者重一錢五分最厚者重二錢即其明證然則敦素所見八銖重者乃其錢之輕者耳先謙曰平準書有為下幣二字索隱顧氏案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呂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英音頰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志曰鑄榆莢錢字蓋裴所加也索隱顧氏案古今注云英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興漢以一斤為一金一字似不可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呂稽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呂其贏餘之財蓄積貨物稽滯在己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畜積貨物稽滯在己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

不顧文之不詞是其偏也集解引晉注作踊甚也亦不作痛索隱引如淳云踊騰猶低昂也說文踊跳也躍迅也廣雅釋詁騰上也諸書釋踊騰躍皆為跳今既以踊騰躍相貫為文則是言其物價跳上迅速若今俗云斗漲矣索隱引韋昭云稽留待也與李說意合晉訓稽為計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呂困辱之師古曰欲令

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弛解也然市并子孫亦不得宦為吏補注昭曰閩本宦作官南雍本作為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

不可得贏師古曰私鑄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黥刑也其本補注錢大昭曰錫字疑衍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為利甚厚師古曰私鑄而計之為利甚厚也非謂其術精妙若精妙即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各隱屏而鑄作補注周壽昌曰隱避藏也屏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鄭氏曰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呂誘民謂開立之使人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師古曰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補注

宋祁曰干求也下邵本添合也二字王鳴盛曰凡數之不可知而約略舉之或其文太繁而撮舉之者曰若干今人猶然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始服衣若干尺矣疏云古謂數為若干如也干求也事本不定當如此求之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呂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呂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也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釋其耒耨冶鑛炊炭應劭曰鑛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

本添 鑛字 鑛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鑛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於偽反多字因上文姦錢日多而衍鑛錢為音於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補注王念孫曰顏說甚迂五穀不為晉語黍不為黍稷不為稷韋注為成也師古曰呂氏春秋任地篇種桂禾不為桂種重禾不為

前漢二十四下

重言不成種不成重也墨子律守篇歲不為賈于孽產子為歲適不為皆言歲不成也史記
天官書風從西北來戎菽為集解引孟康漢書注為成也淮南天文篇敦牂之歲禾不為協
洽之歲菽麥不為本經篇君臣不和五穀不為嗣賦不為漢書律志注引易緯小寒暑未
當至而至來年麻不為穀兩暑當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為是不為即不成也此言民皆棄
其農事而鑄錢故五穀不成賈子銅布篇采銅者棄其田善人休而為姦邪動心於姦邪也
疇家鑄者捐其農事穀不為則鄰於飢此尤其明證矣
師古曰休音先 愿民陷而之刑戮 師古曰愿謹也 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也 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
姚本改作怠忘也周壽昌曰詳即書呂刑祥刑之祥書中祥多作 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
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 師古曰令謂法令也 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 師古
其棄市之罪又不足曰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 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補
布於下為天下苗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
也銅布於下偶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
捐其農事穀不為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
不為有疑為苗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
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 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 師古曰博大也補注先謙曰賈子
文皆作銅不布 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
下明此天字衍 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巨御
輕重 師古曰銅積也錢輕則巨術斂之重則巨術散之 術王鳴盛曰與前減價羅增價羅及賦
粟賦羅一意先謙曰此下 貨物必平四矣巨作兵器巨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
賈子有則錢必治四字 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 巨臨萬貨巨調盈虛巨收奇羨 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溢
鋒銳鑄金人十二是也 巨官富貴而未民困六矣 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也 巨制吾棄財巨與匈奴逐
作贗或作倍 則官富貴而未民困六矣 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也 巨制吾棄財巨與匈奴逐
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 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也 巨制吾棄財巨與匈奴逐
神曰則敵必懷當作壞字先謙曰聽民放鑄則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
是棄財今收銅以為御物之具故曰制吾棄財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
久退七福而行博禍 補注劉奉世曰今久退七福久當作乃先謙曰賈 臣誠傷之上不聽是
時吳呂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補注宋祁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
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補注宋祁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
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據此則吳 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 師古曰畜
鄧所鑄錢悉遵漢制故能流行天下也 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 師古曰畜
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 師古曰蕭然猶
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巨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師古曰罷
郡 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通鑑
考異曰平準書亦言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案滅朝鮮置滄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
賈之 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 伏兵馬邑旁誘單于而擊之王恢實設此謀故
曰設謀馬邑今本脫去設字 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 師古曰共猶
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設字 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 師古曰共猶
張文虎曰平準書共作苦疑共乃苦字燭文 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 師古曰齋謂將衣食
反中外騷擾相奉百姓玩傲巨巧法 師古曰玩訛也謂摧挫也巧法為巧詐以避法也玩音
也消耗 財賂衰耗而不澹 師古曰耗減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 師古
之名 財賂衰耗而不澹 師古曰耗減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 師古
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師古曰謂桑弘羊東 其後衛青歲巨數萬騎出
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 師古曰餽亦饋
字餽古餽字

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邛焚巨輯之。應劭曰邛屬臨邛焚屬犍爲晉灼曰焚

今邛州也焚今焚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已數攻吏吏發兵誅

之。補注先謙曰邛今四州邛州焚今宜賓縣境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已數攻吏吏發兵誅

雍本閩本俱不重吏字先謙曰官本不重吏字悉巴蜀租賦不足已更之。李奇曰不足用

也。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迺募豪民田南

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也補注先謙曰官東置滄海郡已言置滄海郡矣此不當復云置也作至是

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

勞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補注宋祁曰數十下當添萬字張照曰案宋

有萬字故注如此然平準府庫並虛。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益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已終

身復爲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爲郎者就增其秩也及入羊爲郎始於

此。補注葉德輝曰此疑郎卜式輸家財事式傳爲郎者就增其秩也及入羊爲郎始於

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此十餘萬眾上有將字是也脫去將字則文義不

詞也。明史記亦有將字先謙曰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

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於是大司農陳減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已奉戰士

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

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

應獨言減罪平準書作免減罪謂免罪及減罪也減與減減罪與減罪同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形近而誤或紀云得免減罪尤其明證通鑑誤與本志同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已上始

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夫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

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

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萬武功爵官首試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稱試但先除之千夫如五

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史無傳以理推之當是補吏不試也周壽昌曰劉謂上萬字非衍也何

煌校本謂宋本亦有萬字上顏注引此語亦有萬字先謙曰平準書同則萬字非衍也索隱

引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

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三十七萬也

又云官首爵第五位稍高故得試爲吏先除用千夫爵第七級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言千

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爲吏殆謂此胡三省云級十七萬者賣爵一級爲錢十

七萬至二級則三十四萬矣自此以上每級加增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以此推之則三

十萬金爲錢三十餘萬萬矣此當時實其有罪又減二等。補注沈欽韓曰有罪者得爵得至

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呂顯軍功軍功多

用超等。補注周壽昌曰超等超於常等之上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補注先謙曰平準

注宋祁曰廢格當改廢閣先謙曰平準書其明年紀為元狩元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

迹見師古曰蹤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師古曰

視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已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

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下有天其明年補注先謙曰票騎

仍再出擊胡大克獲師古曰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師古曰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

書作二萬兩補注先謙曰平準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

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補注齊召南曰案平準書作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屬東郡此文

在濮陽其對岸即觀縣師古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

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師古曰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

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師古曰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

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補注先謙曰平準費亦各巨鉅萬十數師古曰謂十萬萬也補

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師古曰卒掌者補注先謙曰平準

卒之牽馬掌馬師古曰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師古曰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

仰給縣官師古曰向反次下亦同縣官不給師古曰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減呂澹之補

豪富人相假貸師古曰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已振貧猶不足又募

關曰西及充朔方呂南新秦中師古曰尚不能相救迺徙貧民於

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應說曰河南造陽並解新秦中非

也河南即朔方郡及北地郡之北境名新秦中今河套地也造陽則在上谷之北今宣化

府邊外地漢武以其斗僻棄七百餘里安得徙貧民呂充實其中耶師古曰其說甚確先謙曰官

匈奴收河南地徙民呂實之謂之新秦今呂地空故復徙民呂實之其說甚確先謙曰官

本注在七十餘萬口補注先謙曰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

使者分部護師古曰冠蓋相望費巨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補注先謙曰或帶財役貧孟康曰

賦注引此正作富商大賈史記通鑑並同下文云富商大賈亡所牟師古曰或帶財役貧孟康曰

大利張湯傳云排富商大賈貨殖傳云關中富商大賈皆有大字師古曰或帶財役貧孟康曰

日瑞音滯補注先謙曰官本瑞並作滯音下作直吏反引宋祁曰滯財滯字當從土注同王

本瑞音滯先謙案平準書作滯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滯停也一日貯也此言居積滯滯作瑞

其義一也轉穀百數李奇曰廢居居邑師古曰居穀於邑也如清曰居賤物於邑中曰待

所居蓄而居於邑中曰乘時射利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宣七年傳萬入去籩何去其有聲

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與此廢同居讀如奇貨可居之居周壽昌曰

志又云賣買居邑即此義先謙曰如沈說是廢即居也於義為複索隱引劉氏云廢出賣也

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索隱廢謂物貴而賣之與顏周說合集解引服說穀承上文

之此誤封君皆氏首仰給焉師古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

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

知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曰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

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也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

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兩實為四銖也補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銖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

面而取其銖曰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銖銅屑也摩錢漫而取取其屑更曰鑄錢西京

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銖音浴瓚說是也補注宋祁曰銖音玉反先謙曰如瓚

二說皆是也平準書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曰白鹿皮方尺緣曰續師

質作裏義同銖作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曰白鹿皮方尺緣曰續師

曰續續也繪五綵而為之補注先謙曰平準書續上有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

享必曰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維鑄銀錫為白金補注先謙曰為天用

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補注先謙曰索隱易云行天莫如龍故白金三品其一曰

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撰直三千二曰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曰半斤之

重四兩則下品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楮圓而長也音佗果反補注劉奉世曰

皆當有金名史文錯脫姚鼐曰劉說非也重八兩以重差小復小乃白金上二曰三曰故加曰

字而白撰乃其名非白金上字如王莽鑄錢文曰小錢曰幺錢曰幼錢曰中錢曰壯錢曰者

錢上有此字也葉德輝曰尚書大傳夏后氏死皐陶二十餘周本紀其罰百率索隱云舊本

率亦作選即此白選二字所本選錢聲近故古字通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平準書作白

選又二曰曰重差小平準書無曰字先謙案平準書備作稍索隱顧氏按錢譜文為龍形隱

起肉好皆圖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體及劉氏音息戀反漢書作撰二字

音同音灼案黃圖云直三千三百也其文馬者錢諸肉好皆方隱起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

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曰東郭咸陽孔僅為

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補注宋祁曰為大下當添司

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引羊洛陽賈人之子曰心計師古曰不年十三侍中補注沈欽

論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案其進蓋亦入羊為郎之類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

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曰取復復音方目反補注宋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

士益鮮師古曰鮮少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故吏皆

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適適責罰也曰其久為姦利補注先謙曰索隱故

其明年補注先謙曰武紀擊胡事與造白金皮幣俱在元狩四年似不大將軍票騎大出擊

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是時財匱師古曰

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

可得摩取鉛孟康曰周而為郭文漫皆有補注錢大昭曰鉛當作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

言師古曰奏上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曰屬大農佐賦補注先謙曰馬廷鸞云孔

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盆直

此聚斂之臣飾說曰蓋其私也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盆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齊古煮字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注為作曰索隱引蘇說作雇手牢盆此無盆字顧手牢不知何語詳其文義當

是雇庸價直耳無盆字是也此是官與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

曰煮鹽器作而定其價直故曰牢盆致富羨下刪下師古曰三字曰致富羨役利細民師古曰羨饒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

私鑄鐵器鬻鹽者欽左趾師古曰欽足鉗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師古曰展曰使屬

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音下更反補注朱一新曰史記上使作便言以其便屬之也注音上脫行師古曰主鸞鑄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曰幣之變多積貨

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曰振元元寬貸補注先謙曰平準書有賦字是也無則文不成義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尚少不皆務耕種也商賈滋眾貧者

畜積無有皆仰縣官師古曰畜讀曰蓄仰音牛向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皆字引宋祁曰無有下當添皆字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緡謂錢貫也輶音弋昭反緡音武巾反補注沈欽韓曰異時者謂元光六年初算商車也先謙曰官本差下有下字引宋祁曰皆有差

下姚本作皆有差請算如故補注先謙曰武紀元小平準書無下字諸賈人末作賞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賞賂也貸假與也貴及商曰取利者雖無市籍各曰其物自占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

之於官也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音之贍反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者其算亦多算百諸作有租及鑄如清曰呂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輶車一算師古曰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算比音必非為商賈人輶車二算如清曰商賈使多出一賦船五丈目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師古曰悉盡也有能告者曰其

半界之師古曰界與也音必寐反補注先謙曰武紀元鼎三年令民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告緡者以其半與之已後算緡錢六年考此行文省併之故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補注沈欽韓曰載師有賈田通

有之田益利其田沒入之也曰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補注先謙曰平先謙曰官本注在以便農下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曰助縣官天子迺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曰風百

姓讀曰風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補注先謙曰大農屬無中丞中丞字衍平準無當以平準書為正胡氏說不可據也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曰通貨物補注王鳴

朱暉傳肅宗時尚書張林請復用武帝均輸法暉以為不可李注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沈欽韓曰九章術均輸以御遠近勞費鹽鐵論本議篇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

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文學曰古者賦稅於民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紅效其功今釋其所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

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平農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

至六百石也補注沈欽韓曰前此爵高者復除而已此乃直任職也黃霸亦以是進然言吏則庶民商賈不得也靈帝懸勝賣官亦由卑至尊如崔烈以卿入錢五百萬為公也先謙

曰官本注未無也字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抵

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補注宋祁曰姚本改耳作也字王念孫曰無或作亡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顏注亡慮大計也案顏以無慮為大計是也而又云

無小計慮則是以無為有無之無慮為計慮之慮其失甚矣今案無慮疊韻字也慮古讀若閭溝洫志浩浩洋洋慮彈為河河渠書慮作閭宣十一年左傳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

反是其證也廣雅曰無慮都凡也高注淮南假真篇曰無慮大數名也周禮算經無慮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曰無慮者粗計也後書光武紀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

無慮所用李賢曰謂園陵都凡制度也是無慮為都凡之名非無小計慮之謂也無慮或但謂之慮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許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賈誼傳慮亡不帝

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天子之事是慮亦都凡之意也總計物數謂之無慮故總度事宜亦謂之無慮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

一人者非意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心所無慮謂心揣其大略也正義乃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夫其指矣宣十一年左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曰慮事無慮計功無

慮計功猶言約略計功也正義乃云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

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大見武紀偃事終見終軍傳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

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師古曰減姓也音減省之減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急刻為九

卿補注先謙曰減宣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蘇林曰夏蘭人姓名補注而大農顏異誅矣補注

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已倉壁補注先謙曰倉壁直數千

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師古曰說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已它議

事下湯治異補注先謙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與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

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補注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

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天下既下緡錢令補注錢大昭曰天下之下字疑是

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師古曰縱放也郡國鑄錢民多

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補注先謙曰武紀湯死在元鼎二年徐廣注三年非

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

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唯真工大姦迺盜為之師古曰其術楊可告緡徧天下

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師古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

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師古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

緡錢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補注先謙曰平準得民財物巨億計奴婢巨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已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

而縣官已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補注何焯曰當從平準書作益廣開

置左右輔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元鼎四年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補注先謙曰初

置水衡欲呂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上林上

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迺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師古曰環繞

前漢二十四下

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補注先謙曰武紀湯死在元鼎二年徐廣注三年非

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

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唯真工大姦迺盜為之師古曰其術楊可告緡徧天下

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師古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

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師古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

緡錢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補注先謙曰平準得民財物巨億計奴婢巨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已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

而縣官已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補注何焯曰當從平準書作益廣開

置左右輔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元鼎四年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補注先謙曰初

置水衡欲呂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上林上

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迺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師古曰環繞

曰平準書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師古曰織讀曰織音昌志反補注宋祁曰昌志

作觀字同甚壯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補注先謙曰武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迺

分繕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

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官奴婢及天下貧民

日五錢到元帝時七十官益雜置多師古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也古徒

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

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

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慶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

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迹此並一人也而說者或曰為

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春秋隱九年俠卒穀梁傳所俠

也范注俠名也所其氏後書劉茂傳云小吏所輔注所姓也風俗通曰大夫華所事之後

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

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為其根株本則

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補注先謙曰索隱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根株本則

枝葉自窮故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補注先謙曰武紀關東水災在元

之方二三千里補注先謙曰平準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畱處師古曰流

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往者亦畱而處之補注宋祁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

曰處之當改處也先謙曰官本注無亦字往疑作住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

之欲下巴蜀粟已振焉補注先謙曰武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

辯自殺補注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辨周壽昌曰辯辨本字亦即辨也說文辯治也辨致力也

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已勒邊兵而歸新秦中

或千里無亭檄晉灼曰檄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徹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於是誅北

地太守已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已除告緡用充

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

先謙曰願注秦中上脫新字除告緡者惟邊縣畜馬得除此令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補注先謙曰此又追敘也得鼎立

明年也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其具師古

音居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補注宋祁曰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

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呂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補注先謙曰築令居師古曰初置

張掖酒泉郡補注先謙曰據武紀武威酒泉置在元狩二年張掖敦煌分在元鼎二而上郡

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卻

之卒戍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仰音牛邊兵不足迺發

而田也武庫工官兵器已澹之補注宋祁曰澹當作澹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封君已下至

三百石吏已上差出牡馬天下亭補注錢大昭曰牡當作牝昭帝是也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

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補注先謙曰平田十頃

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已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耐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耐飲

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補注先謙曰據表坐耐金失侯者一百六人 迺拜卜式為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在元年

年鼎六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補注王念孫曰如說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

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補注王念孫曰如說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

羽傳云鹽不攻致也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補注王念孫曰如說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

貴也史記平準書作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補注王念孫曰如說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

作鐵器多苦惡皆其證師古讀苦為甘苦之若而以鹽鐵器苦惡補注王念孫曰如說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

高后文功臣表云道橋苦惡息夫躬傳云器用鹽鐵器苦惡補注王念孫曰如說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

云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書傳言苦惡者多矣若讀甘苦之若則其義皆不可通沈欽韓曰補注王念孫曰如說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

鹽鐵論水旱為賢良曰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割補注王念孫曰如說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

草不痛是已農夫作劇得獲者少又曰鹽鐵買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糞淡食買補注王念孫曰如說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

貴師古曰鹽鐵並貴也買讀曰價 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迺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師古曰說

音悅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六字 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呂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

越地已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呂為武且呂其故俗補注先謙曰元

郡郡柯越雋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儋耳郡定西南夷呂為武且呂其故俗補注先謙曰元

治無賦稅補注先謙曰郡本南陽漢中已往各邑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此音類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義反補注先謙曰

具言傳車駕車被馬之物皆具也郊祀志兩言駕被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補注先謙曰

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師古曰閒歲費皆仰大農 本費下無皆字大農呂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補注先謙曰

能澹之補注先謙曰然兵所過縣縣呂為皆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 史記作檀謂常補注先謙曰

法正供外擅取諸民呂皆給所過軍也徐廣注檀一作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補注先謙曰

傳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師古曰代孔僅補注劉敞曰大司農

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補注先謙曰大昭曰河東有均輸長見黃霸傳郡國有鹽官者三十六有

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補注先謙曰大昭曰河東有均輸長見黃霸傳郡國有鹽官者三十六有

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補注先謙曰

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 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補注先謙曰

文學曰縣官張發園門擅市則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伴利自天子呂補注先謙曰

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旁北邊呂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 所過賞賜用帛補注先謙曰

百餘萬匹錢金呂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呂贖補注先謙曰

當加入字先謙曰平準書作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補注先謙曰

韓曰入粟賜復者不再告緡也史記無復字補注先謙曰 它郡各輸急處補注先謙曰 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補注先謙曰

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補注先謙曰

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等爵 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補注先謙曰 是歲小旱補注先謙曰

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補注先謙曰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補注宋祁曰之士當刪之字問曰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

罷鹽鐵酒權均輸官補注先謙曰官本權作權是毋與天下爭利視曰儉節師古曰視讀曰示然後教化可興弘

羊難師古曰詰難為國興大業師古曰詰難所引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師古曰詰難迺與丞相千秋

共奏罷酒酤補注沈欽韓曰天漢三年初權酒酤鹽鐵論輕重篇大夫君曰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曰酒權亦弘羊所建也師古曰詰難王莽日後因其靡費但禁釀而已不權

也師古曰詰難弘羊自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

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補注先謙曰宣紀地節四年減天下鹽賈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補注

師古曰詰難五年復在永光三年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減錢滿

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

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為幣除其販賣租稅師古曰詰難律師古曰詰難物價平其銜銖而收租也師古曰詰難租稅

祿賜皆曰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補注先謙曰曰上見議者曰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

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

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曰周錢有子母相權補注沈欽韓曰周書大匡解幣租輕乃作於

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補注沈欽韓曰泉貨志張台曰此錢亦有數

種有對文者有穿上一星者有泉字諸畫

並方者葉德輝曰蔡雲癡談云外府注莽大泉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國語注引之改從漢

志賈疏亦據漢志正之固郭氏誤也不然豈康成但見大錢十五貨泉國語注引之改從漢

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即此錢范也補注先謙曰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

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曰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錯刀則刻之師古曰詰難

此皆作九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直三百。為么貝十朋。子龜五寸。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直一百一十二。為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直一百一十二。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補注葉德輝曰詩菁菁者莪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與志異義蓋鄭所謂古者非漢時也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補注葉德輝曰蔡雲也泉貨六品。曰小曰么曰幼曰中曰壯曰大。布貨十品。則於大壯間增其二。曰次曰弟。於中幼間增其二。曰差曰序。所增四名。文異義同。若作厚則過乎中而幾乎壯矣。豈宜在中之下。幼之上乎。序與厚古文相類。傳寫誤也。古文厚作厚。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直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一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補注宋祁曰各加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歧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葉德輝曰蔡雲瘠談云十布文曰弟布。一百。曰么布。二百。曰幼布。三百。曰序布。四百。曰差布。五百。曰中布。六百。曰壯布。七百。曰大布。八百。曰次布。九百。曰大布。黃千。中布。皆用筆算。紀大布之黃。橫省文。橫即衡也。刀削平。泉曰直布曰黃。其義一也。此莽先後制之通例。先謙曰一寸官本二寸是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呂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錫銅屬也然則呂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者是也說文云錫銅屬取大概耳廣雅玉篇並云錫鉛礦也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也音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藏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故因名大龜為蔡耳有者入大小。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自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巨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讐。與欲得。師古曰讐讀曰售言賣出與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出與之宜補注先謙曰官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本注禁人作禁民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有司辨而授之。呂國服為之息。謂人呂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呂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呂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廬之田。而貸萬錢者。一耨之。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月出息五百貨音土戴反樂語有五均。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呂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補注沈欽韓曰樂語白虎通引之。案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樂語又本於周書也。先謙曰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呂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補注王念孫曰案稱字涉下四稱字而衍五均司市師者。司市師即上。文所云選西都賦注。鮑照詠史詩注。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運命論注。引此並作五。東市稱均司市師。無稱字。通典食貨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九。並作五均司市。無稱師二字。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呂其

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漸反其下並同又曰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

不樹藝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

者穴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穴散也音人勇反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

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師古曰機縷曰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買人坐

肆列里區謁舍師古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

一分之而曰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曰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

常曰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師古曰賈讀曰各自用為其市平

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讐者師古曰讐讀曰售下亦類

無也均官有曰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師古曰折音上列反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曰

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仰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師古曰貴既為印賤

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無過旬日補注先謙曰喪紀母過三月民或乏

絕欲貸曰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

用者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補注

之字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曰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

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酤買也言玉於族人思厚要在

無也字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鄉黨所說孔子齊之時也補注宋祁曰孔子下當添在

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曰相御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補注論語孔子

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補注宋祁曰在字下有一齊字薄惡不誠是曰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曰行禮

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今官作酒曰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曰賣如酒

家開肆待客設酒釀故曰釀名肆臣瓚曰盧酒食也言開一食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

及酒食也此言釀五十釀為準豈一食乎廣漢所破盧及罌盧亦謂所居罌食之處耳補注

而欲一相釀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曰其市月朔米

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曰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

曰其七入官其三及釀馱灰炭師古曰馱音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補注先謙曰義和置命士

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如清曰姓姓名偉也補

不實百姓愈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酒百藥之長嘉會

之好鐵曰農之本補注錢大昭曰疑當作田先謙曰官本曰作田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

曰給澹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澹當作贍鐵布銅冶補注錢大昭曰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

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師古曰家謂家自作也補注必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

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補注先謙曰莽犯者辜至死

姦吏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

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廣八分其圓好徑

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

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補注葉德輝曰御覽資產部引應劭漢官儀云王莽篡

祖中興之瑞也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曰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

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

曰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

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反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

者愈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

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

豕曰豨一曰豨豕壹切稅吏民皆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曰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

走也音許豈反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曰與民師古曰與民百姓養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

無也字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而枯旱蝗蟲相因補注王念孫曰蝗蟲本作蝗蝗旱蟲蝗相對為文後人不解

故夏侯勝總而言之曰蟲蝗大起不得改蟲蝗為蝗蟲也又酷吏傳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引

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曰自存起為盜賊依

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它皆類此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

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補注周壽昌曰後

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湯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補注周壽昌曰後

贊曰易稱衷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衷取也言取於多者曰益書云楙遷有無

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相通也師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之屬官

貨之不豐貨之滯於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

孟軻之書言歲豐執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補注宋祁曰此時下當添則

常平乎自鄭氏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書今文作檢惟漢志野有餓莩而

弗知發鄭氏曰芟音葉有梅之葉芟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師古曰

今孟子芟作殍張有復古編云受物落上下相付也一日餓死曰受从爪又別作殍芟芟並

非先謙曰張說本說文芟即受轉寫之誤人飢腹空而死亦如華秀不實者之受落也官本

注貨之下無也故管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李悝之平糶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

字亦同作不同

師古曰言所從來久矣補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師古曰顧思念故民賴其利萬國作又師古注先謙曰官本注依作來治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郊祀志第五上

漢書二十五

洪範八政三曰祀師古曰祀謂祭祀也祀者所召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

豺獾有祭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祭獸孟春之月獾祭魚豺擊搏之獸形似狗是曰豺獾水居而食魚祭者謂殺之而布列曰祭其先也豺音仕皆反獾音吐曷反是曰

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春神或降之師古曰爽明也齊讀曰齋齋肅莊敬也在男曰覲在女

曰巫師古曰巫覲亦通稱耳覲音下秋反補注勵宗萬曰案周禮賈公彥春官神仕疏曰男男巫而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覲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覲稱然則顏注所云巫覲亦通稱者指

言也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曰為祝能

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曰為宗應劭曰上下謂天地之屬神也氏姓王族之別

非也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積土為壇平地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見所當為主者也宗宗

並非宗伯及大宗也補注劉敞曰予案春秋外傳曰夏父弗綦為宗自稱曰我為宗伯宗伯

非宗何哉何焯曰宗人宗伯之屬周禮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先謙曰官本注祝宗二字倒

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師古曰黷汙故神降之嘉生應劭

穀也師古曰嘉生謂眾瑞民曰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補注王念孫曰序當依楚語作享應劭曰嘉生

也嘉穀不生則民無以供養盛故楚語又曰嘉生不降無物以享與此文正相應也禮記

字若云民以物序則義無所取且與無物以享之文不相應孟云各有分敘此則望文生義

而非其本旨矣享序篆文相亂禮記故神降之嘉生師古曰嘉生謂眾瑞故神降之嘉生

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弔師古曰齊讀曰齋齋潔也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師古曰言不顯

受之師古曰言不顯受之師古曰言不顯受之師古曰言不顯受之師古曰言不顯受之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也師古曰言不顯

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師古曰此

禹遵之後十三世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十四案自禹歷啓太康仲康相少康杼槐芒

世同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黷二龍去之應劭曰夏帝孔甲天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其後

其後十三世湯伐桀補注齊召南曰案封禪書作其後三世是也自帝孔甲帝皋欲遷夏社

不可作夏社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召薦而早不止故遷社曰棄代為稷欲遷句龍德莫

亡逸迺遷烈山子柱而曰周棄代為稷祠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師古曰

不勝德師古曰伊陟太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

事見商書序其篇亦亡逸也補注先謙曰此句下封禪書有巫咸之神與自此始七字索隱尚

臣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使禳桑穀之災所以後十三世歷仲丁外王河實甲祖乙祖辛沃甲祖

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至武帝武丁得傳說為相謙曰官本注下曰作爲殷復興焉

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雉師古曰雉雉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曰永寧師古曰事

命及高宗形日後五世帝乙嬖神而震死師古曰帝乙武乙也為韋囊盛血仰後二世帝紂

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嬖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

子曰明堂辟雍師古曰明堂辟諸侯曰泮宮師古曰泮之言半也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也

郊祀后稷曰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曰配上帝師古曰郊祀祀於郊也后稷周之始祖也宗

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四海之內各言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

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師古曰懷柔也柔安也言招來百神而安處之也稱百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師古曰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而諸侯祭其畧內名山大川

置境也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章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補注沈欽韓曰韋

之穴則穿地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劉熙釋名古者窳

在中也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後十三世世益衰補注齊召南曰案自成

引宋祁曰越本陽作邑考證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曰為主少昊之神作西

時祠白帝其牲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師古曰駟赤馬黑鬣尾也羝牡羊也駟音雷羝音

事大司馬職喪祭奉詔馬牲鄭云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遺奠也奉猶送也則遺奠始用馬牲

謂喪祭之馬牲當亦告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王巡狩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數稱

誓高帝刑白馬而盟漢武帝幸瓠子決河灌白馬玉璧是也至匈奴殺馬以祭天戎狄皆然

魏書禮志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元史郊祀志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師古曰汧

汧音牽補注齊召南曰案封禪書作其後十六年以十二諸侯年表核之周平王元年秦襄

公之八年也初立西時及文公十年作鄭時後七十八年以年表核之自文公作陳寶祠至德公

元年正七十一若自文公作鄭時計之當作八十年凡此類皆班氏密於史記又下文後

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封禪書曰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以

年表核之秦宣公之元年周惠王之二年也宣公四年作密時此云後四年似亦訂正史記

失卜居之而吉補注先謙曰索隱引皇文公薨黃地自天下屬地師古曰屬著也音之欲反

德藩本作夢先謙曰官本夢其口止於郟衍李奇曰郟音字三輔謂山阪間為衍晉灼曰

名於文公問史敦師古曰秦之大史也敦其名也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郟時

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郟時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李奇曰於旁有吳陽地也補注先

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古已雍州積高神明之隩師古曰土之可居故立時郊上帝

諸神祠皆聚補注沈欽韓曰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案此即禮經之郊兆小宗伯

先謙曰官本無神字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師古曰晚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

道李奇曰縉插也插於紳紳大帶也臣瓚曰縉赤白色也紳大帶也左氏傳有縉雲氏師

亦謂薦笏於紳帶之間其義同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縉索作鄭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

於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似肝師古曰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云語辭也補注其

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曰夜補注葉德輝曰封禪書來下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補注

昌曰封禪書作東南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

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殷音隱補注顧炎武曰縉

謂野雞者野中之雞耳注拘於荀悅云諱雉之字曰野雞夫諱恆曰常諱放曰開史固有其

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為恆與啟乎又此文本史記封禪書其上文曰有雉登鼎耳雉其下文

云公孫卿言見仙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並無

則漢時未嘗諱雉也陳浩曰案此文即云若雉雉可為不諱雉之確證王念孫曰其聲殷

殷云者殷殷然也上文曰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亦謂若石然也傳二十九左傳介

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謂其音然也史記周本紀曰其色赤其聲鳴云

此而諱之五行志云有飛雉集於庭又云天水冀南山大石鳴雉多皆鳴一篇之中既言雉

又言野雞正與郊祀志同不應駁文若是之多也蓋書傳中稱野雞者有二一為雉之別名

杜鄴傳云野雞著怪高宗深動是也一為野地所畜之雞則此云野雞夜鳴是也易林睽之

也又急就篇說飛鳥云鳳鸞鴻鸞雉其說六畜則云野雞夜鳴然則野雞為常

奇之雞矣如說飛鳥云鳳鸞鴻鸞雉其說六畜則云野雞夜鳴然則野雞為常

惑於荀悅之說也封禪書作野雞夜鳴義與漢書同也野雞夜鳴猶淮南言雉

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雉也補注沈欽

韓曰文選羽獵賦注太康記曰秦文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兔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積

弗得雄者王得雉者霸陳倉人舍積弗述逐二童子化為雉止陳寶化為石雉如楚止南

陽也案臣瓚所云葉君即其止南陽之雉也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秦

德公立卜居雍師古曰卽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補注先謙曰故城今雍之諸祠自此興用

三百牢於郟時補注先謙曰索隱秦紀德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

得升故為臧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磔狗邑四門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俗說狗別

御蠱災補注周壽昌曰正義蠱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故深狗以禦之案說文臯桀死之鬼

也禮月令季春之月九門磔獍以畢春氣說文磔攘祀除厲殃也後四年補注先謙曰封禪書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

帝後十三年補注周壽昌曰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師古曰寤覺也寤迺言夢見上帝師

謂天也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師古曰府而後世皆曰上天穆公立九年齊桓

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師古曰葵丘在僖九年葵丘在陳留外黃縣東封禪管

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師古曰父音甫補注周壽昌曰莊子曰易姓而王封

石凡千八百餘處案志自桓公既霸至桓公乃止管子封禪篇文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

家其六十家無紀錄也史記注引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

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緯書河圖真記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

云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虛義封泰山禪云師古

伏讀曰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

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補注葉德輝曰封禪書案隱引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

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皆受命然後

得封禪補注沈欽韓曰梁書許懋傳懋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

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為義則禹不應傳啟湯不應傳外景

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父連延不絕

亦不禪亭亭禹禪云云周成王禪社首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云桓公曰寡人北

伐山戎過孤竹應劭曰伯夷國也在遼西令支師西伐補注周壽昌曰此句下封東馬縣車

上卑耳之山管子曰將上山德東其馬縣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補注沈欽韓曰

感今者見人長尺而人物其冠右袂衣走馬前疾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長尺

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而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方涉

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南伐至召陵師古曰召陵楚地也

登熊耳山望江漢洛師古曰熊耳山在嶺陽北益陽縣東非禹貢所云導兵車之會二乘車

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師古曰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

莊十四年會於鄆十五年又會於鄆十六年同盟於幽僖五年會於首止八年盟於洮九年

會於葵丘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無障

谷無貯粟無以妾為妻天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

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呂辭因設之曰事曰古之封禪鄆上黍北里禾所曰為盛應劭曰鄆音臚蘇林曰鄆上北里

江淮間一茅三脊所曰為藉也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東海致比目之魚師古

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西海致比翼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

有比翼鳥焉不比西海其說異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至嘉

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臯羣翔師古曰蓬蒿藜莠皆穢惡之草臯不祥而欲封禪無乃不

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師古曰三立其

文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後五十年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襄王迺明鬼神事師古曰

夫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補注何焯曰史記作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

諸侯以狸首為節狸首者樂會時也大射儀奏狸首鄭康成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

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甚弘所行乃是古禮戰國後禮廢乃疑其神怪爾沈欽韓曰大

戴記投壺篇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九而射女疆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攷工記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云云諸

侯不臣謂之不寧易曰不寧方來是固王之責射也御覽七百三十七引六韜曰武王伐殷

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於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為臣

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時晉人殺襄弘李奇曰周為晉殺之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哀公三年傳稱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襄弘事劉文公故
周與范氏趙鞅以為是時季氏專魯旅於泰山仲尼譏之師古曰旅陳也陳禮物而祭之也
論語補注先謙曰官本鳴乎作鳴呼
自秦宣公作密時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

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

五百載當復合應劭曰秦伯翳之後也始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諸秦平王東遷洛邑襄

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獻公時儋音丁甘反又吐甘反補注葉德輝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

王也章昭曰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疆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

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自仲至顯王二十六載

孝公稱伯止有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案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周平王封

襄公始列為諸侯正與此志符會是乃為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歸獻邑凡五百一

十六年是為合也言五百者舉其成數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章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應注西周作西州昭王昭王皆伯至始

為十七年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

昭王滅周後至始皇九年誅嫪毐止十七年本紀年表其義顯而韋氏乃合武王昭王為數

伯讀曰霸儋見後七年櫟陽雨金獻公自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師古曰畦

非畦之形而時於畦中各為一土封也畦音下圭反補注錢大昭曰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櫟

陽故城內其時若畦故為畦時此司馬貞說也較顏注為優先謙曰案官本無自字引宋祁

曰越本獻公後百一十歲徐廣注去太史儋言時百二十年周赧王卒九鼎入於秦或曰

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師古曰爾雅云左陵秦丘謂丘左有陵者其名秦丘也郭

宋有太丘社以社名此地也璞云宋有秦丘蓋呂丘名此地也補注沈欽韓曰

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周策秦與師臨

周禮絕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稱皇帝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

日螾丘也黃帝土德故地見其神蚘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如溜曰呂氏春秋云黃帝之時

天先見大螾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師古曰螾音蚘螾音樓謂螾也補注沈欽

韓曰冊府元龜二十一有大螾如羊大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叢茂師古曰叢

德銀白山溢蘇林曰**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師古曰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尚書中

俱來補注宋祁曰高化本注末云五至之數也無以穀俱來四字葉德輝曰封禪書索隱引

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作以數俱來蓋穀數二字形譌高化本之數也二字即以穀俱來

之爛今秦變周水德之時補注朱一新曰汪本無今字先謙曰官本無今字考證云監本秦

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時字無義似作始為是昔文公出臘補注錢大昭曰臘南雍本閩

謙曰官本作獵是**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呂冬十月為年首色尚黑

度呂六為名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呂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

音上大呂師古曰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政尚法令也臣瓚**即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騶**

嶧山蘇林曰嶧魯縣也臣瓚曰嶧山在北師古曰嶧音頌頌功業師古曰謂刻石自著功業於是從齊魯之

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掃地而祠席用菑藉應劭曰菑菑本也去皮曰菑為席如蒲曰菑讀如租藉讀如言其

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黜退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

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禪於梁父其禮頗采泰祝之祀

雍上帝所用而封臧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

於大樹下補注先謙曰始皇紀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師古曰與讀曰豫也聞始皇遇風

雨即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山川及八神來僂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

師古曰古亦以僂為仙字下皆類此補注宋祁曰注文僂字下當有字字下字字當刪去錢

大昭曰來南雍本闢本皆作求朱一新曰注本來作求是封禪書亦作求葉德輝曰德藩本

亦作求先謙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呂來作之齊所曰為齊曰天齊也蘇林曰當天

日官本作求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

者師古曰謂其眾神異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

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師古曰名其祭處曰時也補注先謙曰封禪書高山

上時命曰時索隱云此之一云與郊祀志師古曰名其祭處曰時也補注先謙曰封禪書高山

文同是小司馬所見漢書下下多一上字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

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師古曰東平陸縣名也監其縣之鄉名也補注錢大昭曰

尤祠在壽良先謙曰自本不重蚩尤二字以上下文四曰陰主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下所

按縣有三山案後文亦作參山知非三神山也寰宇記三山在掖縣北五十里海之南先謙

曲成在今山東掖縣東北五曰陽主祠之眾山韋昭曰之眾山在東萊縣師古曰眾音浮

及縣字沈欽韓曰下志之眾山在登州文登縣西北一百九十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韋昭

東萊長廣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里先謙曰之字不當有緣上之

字而衍地理志長廣有萊山萊王祠下卷云黃萊山祠月則是祠在長廣宣帝移

祀於黃故兩地俱有祠也皆在齊北並勃海師古曰並音步反七日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韋昭

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師古曰斗絕也成音成補注齊召南曰案封禪書作成山此志

後文云成山於不夜成山祠日又地理志亦作成山則此文盛字訛也然顏注云盛音成則

唐初本已作盛山矣王念孫曰古字多以盛為成則益非謬字也然顏注云盛音成則

里先謙曰地理志不夜有成山祠不夜在掖縣東北一百八十里最居齊東北陽補注宋祁曰

錢大昭曰封曰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

海間謂臨海有山形如臺也補注齊召南曰琅邪在齊東南海濱非在東北也封禪書作在

齊東方可謂至確地理志琅邪郡琅邪有四時祠即此文四時主也顏不言此文北字之訛

勃海間意欲以勃海解東北二字非也先謙曰琅邪在今山東諸城縣東皆各用牢具祠而

巫祝所損益主幣雜異焉師古曰言入神牲牢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

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曰所勝為行秦謂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姓名也凡五人補注王鳴盛曰案服虔司馬貞說最後者自是謂其在騶子之後耳非姓名

其實止四人顏注諺洪亮吉日急就篇有仙人宋無忌及魏志管輅傳言宋母忌之妖即此

沈欽韓曰索隱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母忌蓋其人火仙也藝文類聚八十引白澤圖同

字記鄂州多有火占之曰東南聖水陵宋無忌遺迹觀使牛僧孺立廟祀之司馬相如

傳注正伯喬古仙人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健為武陽人為柏人令於此

得仙非王子喬也裴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元尚封

禪書作充尚羨門高作羨門子高沈濤云元尚當作元谷即列仙傳之元俗也俗之消象

書谷字與尚字相近訛而為尚史記又誤元為充遂不可曉矣列仙傳言元俗河間人亦與

相合形解銷化之龍解骨化去應劭曰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化為白蜺文子驚

引戈擊之俯而見之王子喬之尸也須臾則為大鳥飛而去師古曰服張二說是依於鬼神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如作節於王子喬下重王子喬三字見之作見為皆是

之事騶衍曰陰陽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而為服也補注先謙曰燕昭師騶衍作主運

見孟子列傳官本注在諸侯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

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迂謂回遠也音于補注王念孫曰迂讀為誇說文

敗俗誇好敗則誇誇與迂通妄言與詭譎同義怪迂猶詭怪也周語卻擊見其語迂單子

曰迂則詭人迂亦謂詭譎也故賈子禮容語篇迂作誇觀下文曰海上燕齊怪迂之方

士又曰言神事如迂誕楊雄傳曰為怪迂析辯說辭以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

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服虔曰其傳書云爾臣瓚曰世人相傳云爾師古曰瓚說

萬里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帝恐流於四極

失仙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

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巨鼇計岱輿員嶠已失故但云三神山也葉

德輝曰封禪書集解服虔曰傳音附或曰其傳書云爾按傳傳形近服所見本當作傳故音

附或曰傳書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

別是一義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

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貪及秦始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

人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往來相錯也皆曰風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

隱引顧野王云皆自解說遇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

上黨歸後三年皇紀三十二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師古曰考校其虛實也補注宋祁曰景

曰疑詳故考之又從上郡歸後五年皇紀三十七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師古

引瓚曰與顏同浪反上音時掌反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師古曰幾不得還到沙丘崩臣瓚曰沙丘在

海而上也並音步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音步浪反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

張照曰案宋本刻勒字作胡亥勒監本作刻勒玩上下文俱稱二世而此獨云胡亥自無此

理但刻即勒也漢人文字似不如此率意刻字與胡亥字蓋俱非也齊召南曰案封禪書已

作刻勒矣以始皇紀證之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

碣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案碣石之眾琅邪泰山鄒嶧會稽始皇皆

有刻石二世東行則盡刻其石旁也封禪書及此文疑呂章始皇之功德師古曰今此諸山

並是盡刻二字之訛錢大昭曰閩本刻作胡亥二字皆自始皇所刻石

秦并天下補注先謙曰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崤呂東名

山五大川祠二師古曰崤即今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沛曰淮師古

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補注宋祁曰邵本湘作相先謙曰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

南長沙國益陽湘山在北扶風武功有淮水祠淮不祠於臨淮境而祠於武功亦猶天齊不

祠於臨淮而春呂脯酒為歲禱因泮凍反補注先謙曰因泮凍也師古曰泮音普半秋涸凍師古曰涸

泮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之秋則凝之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禮冬塞禱祠師古曰塞謂

記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補注先謙曰官本固陰沍陰冬塞禱祠師古曰塞謂

音先代反下並同也補注陳浩曰案塞字封禪書作賽是也以師古注推之似本文原其牲

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呂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師古曰

薄山在河東一曰在潼關北十餘里而此志云自華以西者則今閿鄉之南山連延西出並

得華山之名補注齊召南曰案水經注襄山在蒲坂縣為永樂澗水所出然則襄山即古之

雷首首陽亦名中條亦名薄山而後人謂之蒲山者也但此志上文文明云自華岳山岐山吳

以西名山七蒲山顧在華東何也師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岳爾雅亦云河西曰岳說

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師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岳爾雅亦云河西曰岳說

名但末詳岳之所在耳徐廣云岳山在武功據地理志吳山在今隴州吳山縣鴻冢釋在下岷山在岷山即

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括嶺吳山在今隴州吳山縣鴻冢釋在下岷山在岷山即

禮之嶽山也武封禪書吳山作吳岳地理志右扶風汧縣有吳山祠錢坫成蓉鏡皆謂垂岳形近致誤當

從之案即今武功山說水曰河祠臨晉師古曰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補注先謙曰今

詳地理志官本岳作嶽水曰河祠臨晉師古曰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補注先謙曰今

漢中師古曰泝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梁州是也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

增不減不生草木泝音將反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微可愛不容穢濁或謂泝音子由

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龍之所居也而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泝音子由

反補注沈欽韓曰一文鳴澤下史索隱引服虔云鳴澤在涇州新正義曰下注本行在涇州泝水

縣五字案當在下文鳴澤下史索隱引服虔云鳴澤在涇州新正義曰下注本行在涇州泝水

岐吳嶽補注先謙曰索隱案謂四山為大冢爾皆嘗黍孟康曰以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

也其河加有嘗醪補注先謙曰其字無義當為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

四霸產豐滂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師古曰霸產出藍田豐滂出鄠長水者言其源流

長水總承霸產等水而言非也封禪書敘長水於霸產下豐滂涇渭上亦可云單言霸產二

為名長安志確證沈欽韓曰索隱兩京道里記曰荆谿本名長水後秦姚興避諱改曰近咸陽盡

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汧洛二淵補注先謙曰地理志扶風郡有鳴澤補

沈欽韓曰武紀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成鳴蒲山嶽壻山之屬蘇林曰壻音胥章

澤固在涿郡適縣此云以近咸陽則非涿郡之鳴澤也蒲山嶽壻山之屬蘇林曰壻音胥章

古曰章說是也補注周為小山川亦皆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

甚沈欽韓曰諸布者爾雅祭星曰布淮南汜論昇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注祭田為宗布

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或曰司命傍布也皮錫端曰九臣十四臣疑九臣六十

四臣之脫誤九皇六十四民見小宗伯都宗人注又漢舊儀祭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是

在漢時嘗列祀典九臣當是九皇之臣六十四臣當是六十四民之臣漢時亦列祀典故志

著之葉德輝曰諸嚴當作諸莊避漢明帝諱改字爾雅釋宮六達謂之莊釋名釋道六達曰

莊即此義也諸逐當作諸遂周禮稻人注遂田首受水小溝也考工記匠人注遂者夫間小

溝地官序官注遂謂王國百里外皆主道路言之此諸嚴諸逐謂路神耳遂述古字通顏注

云或作述音求速當為述字之誤音求亦當為音尤之誤南監封禪書諸逐作諸述其沿誤

已久矣惟索隱云漢書作遂則小司馬所見漢書遂尚作遂今官本索隱又云漢書

作逐必據誤本漢書所改禮記郊特牲饗農及郵表曠道路之神固祀典所不廢也西亦有

數十祠補注先謙曰索隱西即隴西之西縣秦之舊都故有祠案索隱說非也西於湖有周

天子祠補注先謙曰地理志京兆湖縣有周天子祠二所於下邳有天神補注先謙曰地理志下邳無一祠也

沈欽韓曰周辟雍故地故曰辟池所祀者濇池君也程大昌雍錄梁載言十道志鎬於杜亳

池一名元阯在昆明池北始皇毀之先謙曰索隱樂彥引河圖云熒惑星散為昭明於杜亳

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章昭曰毫音薄湯所都也臣瓚曰濟陰薄縣是也師古曰杜卽京兆

矣補注朱一新曰五杜主封禪書作三杜主先謙曰官本薄縣作毫縣正義角亢在辰為壽

星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罹災天故壽先謙案地理志京兆杜陵

有周右將軍杜主祠而雍普廟祠亦有杜主李奇曰昔茅也師古曰昔音姦補注先謙

四所與三五俱異師古曰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召罪後宣王田於圃田見杜伯其在秦中

故周之右將軍師古曰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召罪後宣王田於圃田見杜伯其在秦中

最小鬼之神者也師古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各召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補注錢大昭曰時南

德輝曰德藩本作時先謙曰官本時作時是四時四帝總謂上帝祠下文可證索隱其光景

引顏氏說以為四時兼上帝為五謬矣此尚述秦舊制未入漢也亦詳地理志雍下

動人民唯陳寶補注先謙曰以其有聲光故雍四時春召為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補注

先謙曰五月及四中之月月祠師古曰中讀曰仲謂四時之仲月皆祠之若陳寶節來一祠新本無若字春夏用

駢秋冬用駢補注先謙曰駢赤也音先管反時駒四匹師古曰每時用駢木寓龍一駒李奇

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師古曰駢亦四龍也補注宋祁曰李奇注寓寄也晏本作寓木以

主之顧炎武曰李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偶亦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

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事神及送死者皆木偶人木偶馬

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酷吏傳何奴至為偶人象郭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證寓字之

為偶矣王鳴盛曰封禪書寓作馬索隱偶謂偶其形於木顧說是也後書劉表傳論

言表猶木馬之於人李注如刻木為人是與偶同矣而其下文又引李奇注自歧其說

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曰

十月為歲首故常已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宿上齋戒也補注宋祁曰越本注云上宿月

本作月上旬案二本似皆誤史集解引李奇曰宿猶齋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燒火也狀若并

戒也據此則原注似當作上月也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燒火也狀若并

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奠火如滄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

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眾祠各處欲其一時薦饗宜知早晏故以

火為之節度也皆類此補注錢大昭曰惠士奇云通權火蓋燔柴之遺法甘泉賦欽柴宗

祈燎熏皇天舉浩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蔡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燭丹崖

所謂通權火也惠說是也張如顏三說皆非先謙曰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

云服虔曰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召歲時奉祠之至如它名山

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祠者補注先謙曰封禪書祠下有神字民各自奉祠不領

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

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師古曰物謂鬼神也補注宋及高祖禱豐枌榆社鄭氏曰枌榆鄉

晉灼曰枌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為佺沛補注先謙曰官本

社神因立名也枌音符云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

祀蚩尤擊鼓旗遂已十月至霸上立為漢王因已十月為年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

前漢二十五上

三

還入關補注至念孫曰景祐本無冬字是也高紀云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六月還櫟陽是也高帝以三月東擊楚以六月還入關皆非冬時也又下文詔曰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而高紀云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是詔祠上帝山川諸神亦是夏六月時事非冬也冬字乃後人所加故史記無冬字

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補注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補注何焯曰無黑帝者秦自以水德當其一也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補注宋祁曰消化本作各以其禮時祠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常呂時補注先謙曰封

字時上春呂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補注葉德輝曰封禪書祝下有官字下祀有四字

長安置祠祀官女巫補注宋祁曰邵本無下長安二字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當上之屬補注錢大

禪書作堂南雍本闕本同下云荆巫祠堂下則梁巫祠堂上矣沈欽韓曰後漢桓紀壇郡國諸房祀樂巴傳巴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注云謂為房堂而祀者朱一新曰汪本作堂葉德輝曰德藩本作堂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

先謙曰官本堂堂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

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饗也補注沈欽韓曰東君即東皇太一巫祠者詛楚文云有秦嗣王告於不顯大神巫咸此秦舊典也族

人者祭法有族厲炊者禮器注老婦先炊者也葉德輝曰東君雲中君皆見楚詞九歌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族人炊監本說巫祠皆三字今改正先謙案封禪書作先炊正義古炊母之神

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爨之屬師古曰杜主即上所云五杜主也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行者搗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葉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

德輝曰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司命即荆巫祠所本

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疆死魂魄為厲故祠之成帝時祠各有時日補注先謙曰封

其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巳立后稷之祠師古曰呂其有播種之功故令天下不諸邑皆至今

血食天下師古曰祭有牲牢故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

晨見而祭之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雲龍星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庭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

靈星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為土相也續志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辰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日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

祠之王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注引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官本晨作辰是常呂歲時祠呂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

呂春二月及臘祠稷補注王念孫曰稷上脫社字下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即其證初學記歲

及下有呂羊彘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官太社及太稷一歲各再民里社各自裁呂祠師古

其祠具之豐儉也補注沈欽韓曰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又有二十五家為社則書社是也各自逐便置社

耳補注制曰可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

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呂歲時致禮如故補注先

義齊有太山淮明年呂歲比登師古曰年穀頻孰也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

飾皆具也補注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補注先謙曰

皮義反下亦同作加玉正義祭時及諸祀皆廣壇場圭幣俎豆呂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

各加玉璧二枚

前漢二十五上

三五

及漢受之。推終始傳。鄭氏曰音亭傳師古曰音張戀反謂轉次之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

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呂為漢迺水德之時。補注先謙曰封河決金

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與德相應。公

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師古曰天水之縣也補注周壽昌曰此文帝十五年事

武帝元鼎三年置天水郡顏於文紀注云成紀隴西縣此注云天水縣一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

其時一書其實也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

後例皆。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母害於民。歲呂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師古

讀曰禮官議。母諱呂朕勞。師古曰無諱以朕為勞自言不以為勞也晉灼曰諱忌難也補注

同也。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母害於民。歲呂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師古

見五時。補注劉敞曰予謂三王之郊一用夏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呂望氣見。上言長安

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曰也

谷日沒於西故曰墓蓋濛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蓋總言凡神明以東北為天瑞下。宜立祠

上帝。呂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師古曰宇謂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別為五

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師古曰蒲池為池而種蒲蒲字或作滿言其水滿也補注宋祁

正義引顏注云蒲字或作蘭案括地志云渭北咸陽縣有蒲池始皇逢盜蘭池者也權火舉

而祠。若光燿然。屬天焉。師古曰屬屬也音之欲反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

中作王制。師古曰刺採取也音之欲反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

之彼疏引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

度又鄭答臨頌云孟子當服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鄭意不以王制為文帝作明矣藝

與文帝所作何涉許慎說文自序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

孝經禮記亦孔壁中所得其非漢儒作甚明下文武帝得寶鼎命羣臣采封禪尚書周謀議

官王制事此王制則是文帝所作蓋文帝原為封禪作之武帝亦以議封禪采之也

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也補注葉德輝曰封禪書作長安門集解引徐廣曰

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師古曰因其所立處曰立祠

祠。呂五牢。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

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呂十七年為

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

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以汾陰直三字連讀非也當以直有金寶氣

五字連讀直猶特也言東北汾陰之地特有金寶氣也直特古字通史記直墮其履泥下義

同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

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曰正正朔也服服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呂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師古曰

色也正音之成反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呂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師古曰

興兵守御。補注先謙曰封禪後歲少不登。數歲而孝景即位。十六年。補注朱一新曰祠官

各呂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師古

曰艾讀曰又又治也漢書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師古曰正亦正朔度量也皆曰艾爲父其義類此也

上鄉儒術讀曰嚮招賢良趙綰王臧等呂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呂朝諸侯草

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師古曰就成也寶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

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六年寶太后崩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元光元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

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補注先謙曰索隱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時三歲一編皇帝自行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

中礪氏館如淳曰礪音踈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也其字從石從鹿補注先謙曰神君者長

陵女子呂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

後吳楚俗呼之爲妯娌音軸里補注沈欽韓曰釋名少婦謂長婦曰妯娌今關中俗呼爲先

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己後來或曰先後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引漢武故事云東

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先謙曰孝武紀死下有悲哀二字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

曰尊顯應劭曰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補注先謙曰此礪氏館聞其言不見

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曰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如淳曰祠竈穀可致福李奇上尊之少君

者故深澤侯人主方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深澤侯人封禪書作深澤

云景帝三年將夕孫修嗣侯七年有罪耐爲司寇少君當是爲修舍人案云故深澤侯則胡

說見也孝武紀作故深澤侯入以主方入又人字之誤集解引徐廣注進納於天子而主方

作入字解又曰一云匿其年及所生長師古曰生長謂其郡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

侯人主方與志文合人皆曰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師古曰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補注周壽

也爲方也善爲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常從武安侯宴補注先謙曰侯田增封

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適言與其大父游歎處老人爲兒從其大父識其處師古曰識

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曰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重少君二字引此器

齊桓公十年陳於柏棖臣瓚曰晏子書柏棖臺名也師古曰曰日柏木爲棖室於臺之上補注

柏棖金樓子立言篇云齊桓公臥於柏棖又本篇云齊桓公新成柏棖之臺使師開鼓琴齊桓公時無

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師古曰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曰爲少君神

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曰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

期生服虔曰古之真人也師古曰列仙傳云安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師古曰食讀曰飲

書孝武紀臣意索隱引包攷云巨或作巨案臣是也巨與大意復食臣棗文義較順通鑑亦作臣

隱師古曰合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

黃金矣師古曰齊藥之分久之少君病死天子曰爲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

曰二人皆方士也師古曰鍾音直垂反補注王鳴盛曰封禪書徐廣注鍾縣黃縣皆在東萊

此說得之黃鍾之史其名寬舒觀下文寬舒凡五見而絕不見所爲黃鍾者孟說謬周壽昌

日王說是也始皇紀並勃海以東過黃腫主父偃傳秦始皇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項

那負海之郡皆黃腫連稱與勃海琅邪對舉史臣仍之爲黃爲腫未定也鍾地志作腫項

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九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師古曰更毫人謬

忌奏祠泰一方如淳曰毫亦薄也下所謂薄忌也晉灼曰濟陰薄縣人也補注朱一新曰孝

鑿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正四維皆合於十五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宋均叶徵圖

注北極神之別名先謙曰封禪書泰作太同胡三省云據地理志毫屬山陽郡毫作薄謬姓

前漢二十五上

也與曰天神貴者秦一秦一佐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
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府赤帝名
名玄矩黃帝名神斗補注朱一新曰孝武紀作用太牢具七古者天子曰春秋祭秦一東南郊曰一太牢七日師古曰每日以一
日封禪書作用太牢七日當有脫字補注沈欽韓曰續志注引黃圖為壇開八通之鬼道補注沈欽韓曰續志注引黃圖
十步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補注先謙曰始專為其後人

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秦一補注先謙曰天一地一秦一
也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秦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曰春解祠祠黃

帝用一臬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歲之始也臬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破除
漢使東郡送臬五月五日作臬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師古曰解祠者謂祠祭以

解罪求福補注沈欽韓曰論衡解罪除籍祭祀之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象鬼形令巫祝延以

世開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象鬼形令巫祝延以

紀孟注吏作物補注沈欽韓曰東山經曰胡之羊一於所無臬之山其馬行

用一青牡馬秦一臬山山君用牛補注沈欽韓曰東山經曰胡之羊一於所無臬之山其馬行

嶧山同用太牢故云用牛一新案據索隱云云則武紀當作嶧山而令史武紀仍作臬山則

後人以此志改史本文非其舊也又案此志以秦一與臬山君為二神封禪書索隱亦以太

為三神亦誤先謙曰此又解祠之秦一也此志無地長二字下罷祠亦有臬山山君而無地

長則索隱以武夷君用乾魚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武夷山在建州建陽縣北一百二十八

又郡國志漢武好祀天下嶽陰陽使者曰一牛孟康曰陰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秦一於

忌秦一壇旁補注沈欽韓曰續志注引黃圖後一年郊雍獲

一角獸若鹿然師古曰鹿屬也形似麋牛尾一角音蒲交反補注先謙曰封禪書鹿作麋

諸侯白金曰風符應合於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瓚曰風於是濟北王曰為天子且封禪上

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曰宅縣償之補注先謙曰據元鼎三年常山憲王舜子天子封其

弟真定曰續先王祀而曰常山為郡補注先謙曰據元鼎三年常山憲王舜子然後五

嶽皆在天子之郡補注先謙曰據元鼎三年常山憲王舜子然後五

上有所幸李夫人補注沈欽韓曰封禪書李夫人曰方見上補注先謙曰

前漢二十五上

迺為帛書曰飯牛師古曰謂雜草曰飯牛也音扶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補注宋祁曰

王念孫曰案少翁若言牛腹中有書則恐人覺其偽故但言此牛腹中有奇及殺視之乃得

帛書而其言甚怪正所以惑人也後人不達而於奇下加書字謬矣景祐本無書字封禪書

紀皆無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迹補注朱一新曰史手下有

也字先謙曰問之果為書補注先謙曰為偽古通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

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擊盤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

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瑤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補注文成死

明年補注先謙曰通天子病鼎湖甚音灼曰黃圖宮名在京北地理志湖本在京北後分屬

縣絕遠且無行宮先謙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服虔曰游水縣

日地理志下駭文當刪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服虔曰游水縣

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遇病而鬼下之故為巫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縣下無名字上召置祠

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強與我會甘

泉於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瘳也補注朱一新曰注大赦置壽

宮神君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也補注先謙

以奉神君也括地志壽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神君最貴者曰太一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同其佐曰太禁

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書言

然常呂夜天子祓然後入孟康曰崇黎自除祓然後入也師古曰祓音因巫為主人關飲食

補注先謙曰關猶通也所欲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也晉灼曰又置壽宮北

宮張羽旗設共具師古曰共讀曰呂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孟康曰畫法

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畫法書集解引孟注作或云策書之法也似孟所見本作畫正義

書音畫案畫一之法先謙案書無音畫之理張解未當然可推知所見漢書本作畫也其

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師古曰意讀曰喜喜好也

景祐本意作喜是也喜樂也音許里反喜好也音許吏反喜好也音許吏反喜好也音許吏反喜好也

而景祐本作喜者借字耳注當作喜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喜好也音許吏反喜好也音許吏反喜好也

注內喜喜二字而其義遂不可通御覽神鬼部一引漢書正作喜史記同又賈誼傳遇之有

禮故羣臣自喜續注先謙曰喜亦借字也故師古曰喜讀曰喜音許吏反喜好也音許吏反喜好也

今本正文亦改為喜注文喜喜二字亦互改矣補注先謙曰喜讀曰喜音許吏反喜好也音許吏反喜好也

高紀高祖乃心獨喜同一句例其事秘世莫知也補注先謙曰喜讀曰喜音許吏反喜好也音許吏反喜好也

不可信頗致微詞此史公語而班固之書後三年補注先謙曰案承上文成死明年為元狩

今郊得一角獸曰狩必非元鼎年中言也後三年疑是後一年之誤荀悅諸人皆知後三年

之言元宜以天瑞命云云莫能定為何年事有司言元宜曰天瑞不宜曰一二數蘇林曰得

封禪書孝武紀並作後三年班氏承用之有司言元宜曰天瑞不宜曰一二數蘇林曰得

有耳字先謙曰官本有耳字一元曰建蘇林曰建二元曰長星曰光蘇林曰官有長星之光

字先謙曰官本有也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如清曰改元狩元年補注朱一新曰封禪

元朔年號則元狩不得謂之三元先謙曰專舉天瑞故略元朔不言武其明年補注先謙曰

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師古曰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

為神所答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古曰談即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

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補注沈欽韓曰此與前文天好陰於高山下時地貴陽

因丘陵為不必因川澤鄭以圜丘方澤解之是也若謂為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

好陰貴陽何不夕日朝月蓋當時廷臣鮮有通禮經者

前漢二十五上

從祠衣上黃師古曰侍祠之人皆著黃衣也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

師古曰滂音普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雕上誰解在武紀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禮畢天子遂至祭陽還過雒陽下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巡幸郡縣浸尋於泰

山矣鄭玄曰尋用也晉灼曰尋遠往之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浸漸也尋就也補注其春

樂成侯登補注齊召南曰通鑑考異云案史記漢書功臣表當為丁義胡三省云義高祖功

蓋上書言樂大補注何焯曰元鼎五年大坐誣罔腰斬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補注

亦得稱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師古曰主方藥補注先謙而樂成侯姊

為康王后孟康曰膠東王后也補注先謙曰無子王死它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

不相中相危已法師古曰不相可也相危以法謂以康后聞文成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

大入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師古曰言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師古曰

悅大為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為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先謙

臣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

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師古曰惡音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補注沈欽韓

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殺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

下必欲致之則責其使者令為親屬已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迺可使通言於神人

神人尚肯邪不邪補注先謙曰尚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闕基師古曰闕基

小方本世所有方士用以惑上耳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基通鑑作旗考異云封禪書郊祀志

擊編緇竟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然則作旗字者是也先謙案漢紀亦作基基自相

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師古曰鑄迺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補注齊

案得字當依史記作佩以下文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補注朱一新曰孝武紀

將軍四字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間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師古曰皋水旁地廣平

陸而築作隄防備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孟康

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得道若飛龍在天師古曰飛龍在

天乾卦九五爻辭也鴻漸于般漸卦六二爻辭也般山石之安者補注錢大昭曰今本周易

作磐案屯初九磐桓利居貞釋仲秋下甸碑伯般桓知磐字古作般也朕意庶幾與焉師古曰與

其昌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

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已充其家師古曰斥又已衛長公主

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

是魯元公主外戚傳館陶長公主是文帝女嫫一當高帝時一當文帝時皆是也齎金十萬

斤補注先謙曰封禪更其名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弟補注葉德輝曰南雍本德

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師古曰共讀曰供自大主將相已下皆置酒其家韋昭曰大主

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曰視不臣也師古曰羽衣呂鳥羽為衣取其而佩天道

前漢二十五上

云上也音時掌反補注王念孫曰上雍當從封禪書續孝武紀作上幸雍上謂武帝也且郊

者上將郊也下文云上遂郊雍即其證本書言幸雍者多矣此文偶脫幸字師古遂望文生

義而為之說索隱本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

從師古作上雍皆非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師古曰札木簡曰黃帝

得寶鼎冕候案冕侯當為冕句補濟陰之縣也地理志郡國志並作冕句水經濟水篇作冕

胸王子侯表楚元王傳並作宛胸今作冕侯者冕冕問於鬼與區師古曰鬼與區黃帝臣也

形近而誤句侯聲近而通故續孝武紀作宛侯也鬼與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

今流俗書本史字作申非也鬼與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

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補注沈欽韓曰素問天元紀大論黃帝問曰願聞五運之主

時也何如鬼與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陽虛廖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

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

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謂也又曰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周天氣者一期為一備終地

紀者五歲為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

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為一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

卿因所忠欲奏之師古曰所忠人姓所忠視其書不經師古曰不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

決矣尚何弓為須更言之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

補注錢大昕曰下云申公齊人則非魯之申培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

蓋別是一人朱一新曰孝武紀作功封禪書作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

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

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

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是也

景祐本同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也李

之封謂山川之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山川之守謂尊山川之神令主祭祀也即國語所云

其安者故下文又有斷斬之說王念孫曰君當依封禪書君字形相似言黃帝時有萬諸侯

而神靈之封居其七千也今本居作君則義不可通蓋居君字形相似言黃帝時有萬諸侯

君而誤之封居其七千也今本居作君則義不可通蓋居君字形相似言黃帝時有萬諸侯

也以封字絕句則封下無君字明矣李誤解神靈之封四字謂諸侯萬國而以僊道得封者

居其七千耳非若今本作封君七千也居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補注宋祁曰

誤為君而即以封君連讀則誤之又誤矣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補注宋祁曰

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

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神者補注周壽昌曰以事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補注何焯曰

被誅故遠其期於百餘歲即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林

後言非少寬假神不來之意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林

有鴻冢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曰黃帝升仙之處

谷口也漢時為縣今呼之治谷是也呂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為寒門也補注沈欽韓曰

長安志云雲陽宮記曰治谷去雲陽宮八十里封禪書所謂谷口也其山出鐵有治鑄之利

入谷便洪潦沸騰飛泉激射兩岸皆峭壁孤豎盤坑谷凜然凝沍常如八九月中朱明盛

暑當晝暫暗涼秋晚候縕袍不煖所謂寒門者也朱一新曰索隱引作治谷先謙曰作治是

也治字誤谷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補注荆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既成有龍垂胡

口馮翊縣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補注荆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既成有龍垂胡

額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頸下垂肉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去補注朱

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祠。補注先謙曰武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也。祠壇放毫忌泰一壇三。師古曰陔重也。三陵三重壇也。音該。五帝

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西南。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

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李奇曰音狸。師古曰西南夷長尾髦之牛也。一曰為俎豆。宰具而五

帝獨有俎豆醴進。師古曰具俎豆酒醴而進之一。其下四方地為服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

師古曰照字與餼同。謂聯續而祭也。音竹。茵反。食讀曰飲。補注沈欽韓曰春官神仕注云圖。天神人鬼地示之坐者。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句。即此之殿也。殿與綴同。續志作醴云。郊兆入

陛陞五十八。綴合四百六十四。殿外壇五。帝陞郭帝七十二。殿合三百六十。是也。亦與蕝。蕝。以識之。說文鄭聚也。神位亦立表。鄭依四方宋隋志作擗。皇帝到郊壇。博士太常引入。黑

擗朱一新曰封禪書。殿作醴。孝武紀作餼。先謙曰官本注。聯作連。餼作綴。通鑑作醴。注引說

文。醴祭酌也。顏注食字下屬為已。祠昨餘皆燎之。師古曰昨謂祭餘酒肉也。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苑在

鹿中。鹿中水而酒之。服虔曰水。玄酒酒真酒也。晉灼曰此言合牲物而燎之也。師古曰言呂

孝武紀不重白鹿中三字。酒作洎。徐廣注灌水上。於釜。祭日呂牛祭月呂羊。彘特。師古曰若牛

也。一牲。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物爽。師古曰

日尚冥。蓋未明。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師古曰呂朝日拜日。則揖而見。泰一如雍

之禮。補注劉敞曰則。其贊饗曰。天始呂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

焉。師古曰贊饗謂祝辭。補注沈欽韓曰春秋繁露郊祀篇。郊祀曰皇上帝。上帝照臨下土。集地

冠案此古祝辭。漢所用也。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

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瑄大嘉牲。薦饗。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養牛。五

史正義引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師古曰屬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補注先謙曰

父寬舒。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城立泰時壇。呂明應。師古曰明著美光。令太祝領

秋及臘閒祠。二歲天子壹郊見。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二作三。先謙曰。封禪書通鑑作三。其秋

為伐南越。告禱泰一。呂壯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呂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鑿旗。李奇曰。壯荆

注。曰。壯荆。荆之無子者。皆繫齋之道。晉灼曰。壯節。開不相當也。月暈刻之為券。呂畏病者。天

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鑿旗也。師古

曰。李晉二。說也。曰。壯荆。為幡竿。而畫幡。為日月龍。及星。補注宋祁曰。清化本。作泰一。鑿旗

也。景祐本。無旗字。注同。此謂畫日月北斗。登龍於幡上。又畫三星於大。一之前。為泰一。鑿旗

命之曰。靈旗。不得謂之泰一。鑿旗也。封禪書。續孝武紀。皆無旗字。集解。引晉灼云。畫一星

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鑿旗也。無旗字。沈欽韓曰。抱朴子。雜應篇。或問。辟五兵之道。或取。壯荆

以作。六陰神符。符指。敵入先。謙曰。孝武紀。上太一作天。一案。天一。是也。太一無三星。天太

形。近又此志。頻見太一。故無能正其誤者。天文志。前列直斗口三星。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

曰。天一。所謂天一三星也。又在紫微垣前。故為泰一之鋒。若言前鋒矣。三星二在垣內。一在

垣外。後世以二星為陰德。一星為天一。而天一遂無三星。晉灼所引象三公之三星。迺北

日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呂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

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師古曰讎。應當也。不讎。無驗也。上迺誅五利。其冬。補注先謙曰。據

年冬也。當云明。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補注先謙曰。緱氏河南縣。有物如雉。往來城上。

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

少寬暇。神不來。補注先謙曰。封禪書。暇作假。是言神事如迂誕也。誕。大言也。積呂歲迺可致。於是郡國各

前漢二十五上

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已望幸矣。補注先謙曰封其春既滅南越。雙臣李延年已好音

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

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師古曰。秦帝亦謂秦昊也。沈欽韓曰。韓非十過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淮南覽冥訓昔者師曠。曠奏白

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注曰。白雪太乙五十絃瑟。樂名也。抱朴子極言篇黃帝論道。養則質。玄素二女。既云使素女鼓之。則黃帝也。先謙曰。世本庖羲。瑟五十絃。黃帝損之。為二十五絃。王嘉拾遺記。黃帝使素女鼓庖羲之瑟。滿席悲不能已。後破為七尺二寸二十五絃。則為黃

帝不疑顏。說誤也。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秦一后土。始用樂舞。補注先謙曰。胡三

禱秦一故。今賽祠。益召歌兒。師古曰。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補注。宋祁

本空侯。作坎侯。是也。風俗通義曰。謹案漢書。孝武皇帝命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之樂言其

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邪。斯論是也。詩云

坎坎鼓我。是其文也。據此。則應所見漢書。正作坎侯。補注先謙曰。蘇林曰。作空

侯。與瑟此。是以空侯釋坎侯。非正文。本作空侯也。今本作空侯者。後人誤以蘇注改之耳。文

選曹植。莖篋引注。漢書亦作坎侯。其來年冬。補注先謙曰。據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

後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謙曰。封禪書。作須如。集

解徐廣云。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補注先謙曰。通鑑云。或對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

今取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補注先謙曰。通鑑云。或對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

事泰山。先類祠秦。師古曰。且猶將也。類祠謂曰。事類而祭之。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周壽昌曰。類亦祭。自得

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補注先謙曰。封禪書。周壽昌曰。類亦祭。自得

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蓋示親殺也。齊人丁公年

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稍。師古曰。即無風雨。遂

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

帝曰。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師古曰。放。依

董仲舒書言。周人推神農為九皇。此是矣。沈欽韓曰。史記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與六十四民

沒三皇。與若春秋繁露。三代篇之義。殷建自統。與夏虞為三代。而退唐於五帝。之末。與高辛

高陽。黃帝神農。為五帝。推庖羲為九皇。恐非此義。先謙曰。神人蓬萊。封禪書。孝武紀。作神僊

人蓬萊。士高世高。出世主下。屬為義。此刪士字。而頗采儒術。曰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辯明。封

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禪器。視羣儒。師古曰。視

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師古曰。徐偃

音之。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補注先謙曰。兒寬傳。上乃

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間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補注先謙曰

未言是。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曰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為之奉邑。師古曰

字耳。曰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密。高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

奉音扶。用反。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崇高。獨給祠。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

山。如清曰。言易上也。泰山從南面直上。步道三十。泰山草木未生。補注先謙曰。封禪

上石立之。泰山顛。師古曰。從山下轉石而上也。補注先謙曰。齊召南曰。案後書。祭祀志。引此文。注風

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共四十五字。此

石立山。顛。師古曰。從山下轉石而上也。補注先謙曰。齊召南曰。案後書。祭祀志。引此文。注風

又山下。有一石。時用五車。不能上。因置山下。為屋。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

號五車石。詳後志。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

前漢二十五上

三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

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下父故曰鉅公也。師古曰：鉅，大也。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

羣臣又言老父，則大已為僊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音。與方士傳車

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師古曰：人殊異，又不合經，故難。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

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緇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贊射牲注云：夏官司射，祭則

志又云：恐所施用非是，故祕其事。唐書志云：宗問玉牒，文前代帝王何故祕之，賀知章對

之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補注：沈欽韓曰：子侯亦

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師古曰：趾，者山之基，足音。止補注：沈欽韓曰：輿地廣記：肅

樂焉。補注：先謙曰：宋書樂志言盡。江淮閒一茅三脊為神藉。藉，薦也。案以藉地也。五色土

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已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書注：朱一新曰：封禪

旄字皆至泰山，然後去。補注：先謙曰：諸獸本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書有白雲出封中。師古曰：

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吳仁傑曰：兒寬傳：議

史大夫還登明堂，寬上壽云云。事在元封元年，與志相應。然此年祀泰山，用乙卯丙辰，而寬

憤合指天地志，載元封七年，議改正朔，寬與博士議云：與寬上壽，辭泰山，東北趾上乃

改元太初，然則以寬上壽為元封元年，非也。臣瓚解武紀：降坐明堂，云泰山東北趾上乃

時有明堂，處蓋元封初，元猶未有明堂，故瓚以古明堂曲為之。解寬上壽之辭，所舉當時事

一五帝於明堂也。事在元封二年，又曰：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策。此謂立樂

府協音律也。事在太初元年，又曰：發祉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此謂太初元年

十一月甲子冬至前一夕也。又曰：上元甲子，肅邕承享，此謂甲子朔旦祀上帝於明堂也。然

則寬之上壽不在元封元年，而在太初元年，非四月丙辰而十一月甲子也。通鑑亦誤書於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補注：沈欽韓曰：據公羊義，天子有事於泰

邑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左傳正義：王制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

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狩，主為助祭

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

萊諸神師古曰更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

死補注沈欽韓曰索隱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朕兆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

通亦云然願眉案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案文

帝傷而作詩豈有殺之之理乎上迺遂去並海上師古曰並音步浪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

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於三能

師古曰能讀曰台補注錢大昭曰樂記注云古以能為三台字王莽傳云三能文馬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師古曰德星

師古曰德星報於帝補注張文虎曰填星土也公孫臣說漢以土德王文帝以來用之故謂填

星為德星史記作旗字誤索隱以為歲星非也先謙曰天文志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

出於有道之國故禮樂志有景星之歌即指此事其來年冬補注先謙曰據郊雍五帝還拜

祝祠泰師古曰拜而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師古曰昭明壽星仍出淵耀光明補注

日官本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補注先謙曰信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

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東萊

下東萊二字王念孫云涓化本是也東萊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百

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亡名迺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如瀆曰故禱

成過祠泰山鄭氏曰泰山東自復有小泰山山臣瓚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祠而去

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

郊祀志第五上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師古曰勇之越人名也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

諫曰吳人鬼越人蠻先而其祠皆見鬼數有効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

衰耗師古曰耗滅迺命粵巫立粵祝祠補注先謙曰地理志馮翊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

鬼師古曰天帝之神及百鬼補注先謙而曰雞卜論衡曰持雞骨卜如鼠卜補注沈欽韓曰

以得兆禱書孝武紀並作天神上帝論衡曰持雞骨卜如鼠卜補注沈欽韓曰

獸多術矣先謙曰正義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

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通鑑胡注引范成桂海虞衡志

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雜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雞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線束之以竹筴

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筴端執竹再祝左骨為儂儂我也右骨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

側所有細竅以細竹筴長寸餘偏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

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握卵以下書墨於殼

記其四維煮熱橫截視當墨處辨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師古曰言

見上往常遽已故不見師古曰遠速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師古曰依置脯棗神人宜可

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師古曰飛廉館及桂館二名也補注先謙

飛廉館而無桂館益延壽館黃圖飛廉館在上林又引班固漢武

故事云上於長安作飛廉館高四十丈於甘泉作延壽館亦如之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

曰益壽延壽亦二館名補注齊召南曰館封禪書俱作觀王鳴盛曰黃長睿東觀餘論云史

記作益延壽館而近歲雍耀間耕夫得古瓦首作益延壽二字瓦徑尺字畫奇古即此館當

時瓦也括地志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

然則當以史記為正志誤衍一壽字顏云二館非先謙曰日本書館觀字同官本注無亦字使

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迺作通天臺師古曰漢舊儀云臺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補注齊召

愷傳明堂表曰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八十一尺又云通天臺徑九尺法象以九
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案彼所云明堂重屋皆謂之通天臺特漢武著名耳黃
圖漢武故事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上有承露盤仙
人掌擎玉杯以承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為龍鳳從風雨飛去此妄談也先謙曰索隱漢
書並無莖字疑衍案

芝生甘泉殿房內中。禮樂志則齋房也解詳武紀張照以內為衍文諺天子為塞河興通天
禮樂志則齋房也解詳武紀張照以內為衍文諺天子為塞河興通天

若有光云。師古曰為塞河及造通天臺而有神光之應故赦
房中生芝九莖入字赦天下下有無令復作四字引宋祁曰南本云迺下詔字下無十二字
考證則云案監本及別本乃下詔之下無甘泉房中生芝九莖八字赦天下之無無令復
從宋本補其明年伐朝鮮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元封二年伐朝
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

天旱乾封三年。師古曰三歲不雨暴
上迺下詔天旱意乾封乎 鄭氏曰言適新封則致旱天
欲乾我所封乎補注沈欽韓

遂北出蕭關。師古曰蕭關在武紀
幸河東祠后土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

東登禮濤之天柱山。師古曰濤盧江縣也天柱山在馬武帝以天柱
浮江自潯陽

出縱陽。師古曰縱音千庸反
過彭蠡禮其名山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 師古曰並音步浪
四月至奉高修

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 補注王鳴盛曰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
我毀明堂趙岐注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

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師古曰公玉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此蓋其舊族而說者
漢韓勅碑陰有公玉虎揚震碑陰有勃海公玉子舉沈欽韓曰隋書宇文愷議案淮南子曰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溼不能

四面無壁。師古曰無壁蓋通水水水圍宮垣 師古曰垣圍也
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 師古曰復讀

名曰昆侖。師古曰昆侖成曰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上等中等下等爾雅丘三成為昆
侖古之所謂昆侖者蓋如此而公玉帶乃為復道上之樓甚者紛爭於階闈戶牖之間與夫
依倣象數之類不知古所謂明堂者未始施屋室也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室蓋公玉帶
之前堂未為屋室之稱如玉堂殿止謂以玉石為基耳是後乃有書堂至新莽遂改於未央
前殿曰王路堂而名實自此舛矣沈欽韓曰唐志貞觀五年天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
違古上言曰臣伏尋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議
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案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
以茅祭五帝於上坐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為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
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

天子從之。入曰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
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

堂汶上如帶圖。師古曰汶水名也出琅邪朱虛作明堂於汶水之上也帶圖公玉帶所上明
縣西南四里即禹貢浮汶達濟之汶若 及是歲修封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九十四漢武故事曰
琅邪汶水入濰而入海非立明堂處

堂上坐。師古曰坐音才臥反
合高皇帝祠坐對之 服虔曰漢是時未召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
官本注高祖下有時字引劉敞曰案王莽奏事文帝祠高祖於明堂以配天還作高陵館先謙曰
日注文高祖時配天時祠后土於下房 呂二十太牢 補注沈欽韓曰據其祠泰一及五帝高
字當刪封禪書合作令祠后土於下房 呂二十太牢 帝后土合用八太牢蓋其外尚有配食

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登堂下而上 師古曰登古燎字補注劉敞曰
不詳也

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並赤帝所 師古曰與
有禮字

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還幸甘泉。郊泰時，春幸汾陰，祠后土。補注：宋祁曰：姚本春

謙曰：此元封六年也。以下各本脫明年。太初元年，幸泰山。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

紀校之。此明年二字當有各本脫明年。太初元年，幸泰山。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

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補注：宋祁曰：越本每作母，新本無後字。但云母修封，先謙曰：封禪書

年故但祠於明堂，孝武紀。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師古

冊曰：上贊祝者，辭補注。先謙曰：索隱案：黃帝得寶鼎神策，則泰元者，古昔上皇創歷之號。案

冊曰：元龜三十六開元十三年封禪禮畢，中書令張說進稱：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宋

神策周而復始，皆依漢世為之。是泰元即泰一也。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

驗然益遣，幾遇之。師古曰：益多也。幾讀曰：冀言更遣人求之，冀必。乙酉，柏梁災。補注：沈欽韓

於屋以厭火祥。先謙曰：封禪書：徐廣注：乙酉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

里。師古曰：高里山名，解在武紀。補注：先謙曰：官祠后土，臨勃海。將呂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

庭焉。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也。幾讀曰：冀。補注：先謙曰：上還，呂柏梁災，故受計甘泉。補注：葉德

輝曰：封禪書：孝武紀：受上有朝字，是也。下云：又朝諸侯甘泉，可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

二日燒。師古曰：就成也。造臺適。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

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迺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曰大，用勝服之。

於是作建章宮。補注：先謙曰：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其東則鳳闕高二

十餘丈。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其闕圍上有銅鳳，鳳補注：沈欽韓曰：黃圖：鳳皇闕高七十丈，五

模飾然，狀如雀，惟建章鳳闕，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

為貞女樓，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方補注：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

置其圈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商中本作唐中，如注。本唐中，唐庭也。封禪書：孝武紀：於此

中索隱：如清云：唐庭也。於此唐中，唐庭也。封禪書：孝武紀：於此

唐中而後，太液後漢書：文選注：引漢書：竝作唐中，又引如注云：唐庭也。是也。班固西都賦：前

本竝作唐中，師古所見本，竝作唐中，如注。亦竝作唐中，又引如注云：唐庭也。是也。班固西都賦：前

西方之庭，其失甚矣。篆書：唐商相，如注。亦竝作唐中，又引如注云：唐庭也。是也。班固西都賦：前

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與孟子所稱，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其北治大池，漸臺

善歌，華周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與孟子所稱，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其北治大池，漸臺

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曰漸臺。一音子廉反。三輔黃

鶴下建章宮，太液池無秦浸也。沈欽韓曰：今本黃圖云：高十丈，黃圖誤也。班固西都賦：前

於樓屋上。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師古曰：三輔故事云：池北

西岸有石龍三枚，長六尺，補注：朱一新曰：史集解：龍作龜，三作。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

二先謙曰：官本州作洲，石龍作石龜，通鑑注：引顏注作石龜。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

師古曰：立大鳥象也。補注：沈欽韓曰：黃圖：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階皆玉為之。鑄立神明臺，井

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恆置九天道

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

謂此樓也。幹或作韓，其義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韓作翰，引宋祁曰：邵本翰作韓，錢大昭云

案作韓者是說文韓井垣。夏漢改歷。補注：先謙曰：武。己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己

五字。師古曰：解。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應劭曰：丁夫人

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而呂木寓馬代駒云補注宋祁曰南本無木馬二字沈欽韓曰

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十字孝武紀作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案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

呂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迺用駒它禮如故明年補注先謙曰武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

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昆侖玄圃五城曰候神人於執期鄭氏曰

名曰迎年師古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師古曰言明其得延年也補注先謙曰下

命曰明年命即名也孝武紀無命日二字以明年二字屬下讀當是後人妄刪下上親禮祠

諸明年三字史記並同顏本注又作明年解是明年即延年而有二名固無疑矣上親禮祠

上饋黃馬補注先謙曰封禪書作上親禮祠上帝衣上帝黃馬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

后封鉅岐伯合黃帝封東泰山朱昭曰風后封鉅岐伯皆黃帝臣也臣瓚曰東泰山在琅邪

與此同集解引應禪凡山師古曰凡山在朱虛縣見地理志也補注先謙曰封禪書鉅作巨孝武紀

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迺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補注先謙

之禮如前補注宋祁曰南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趾南方師古曰下方士言僊人

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天漢三年太初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恆

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矣補注先謙曰封後五年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天

雲如雷者師古曰雷古雷字也空有雷聲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械陽宮南師古曰械

祥曰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曰大人之迹為解師古曰言

一及三一具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宮李奇曰皆祠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

是此呂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補注先謙曰言諸者

泉泰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帝即位富於春秋未

嘗親巡察云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

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呂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

神光興於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

神光興於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

神光興於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

神光興於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

神光興於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

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對反。屠音除。補。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

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師古曰：膚施，上郡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地理志：或言益州有金。

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後志：越嶲郡青蛉縣。可醮。

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師古曰：洪。

好斥遠方士之虛語。師古曰：遠，音於萬反。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補注：先。

多曰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補注：先謙曰：而上議曰：臣聞。

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豳。師古曰：豳，讀與郇同。今武功故城是也。公劉發迹於豳。師古曰：今。

賜兩旂鸞，黼黻珺戈。師古曰：交龍為旂，鸞謂有鸞之車也。黼，黻冕服也。珺，戈也。珺與珣同。戶，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

不顯休命。師古曰：拜手，首至於手也。臣愚不足，已迹古文。師古曰：尋，竊，已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已褒。

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臧也。河東太守呂聞，詔曰：

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師古曰：為，音於偽反。今穀，未報。師古曰：報，少未獲豐年也。謙音苦尊反。鼎，焉為。

出哉博問者老意，舊臧與。師古曰：言鼎豈舊臧於此地。師古曰：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

雕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眾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師古曰：款，

也。音式。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於祠。師古曰：祠，

壽宮。補注：沈欽韓曰：黃圖秦步壽宮，在新豐縣步高宮西。今案其地與秦異。秦漢，迺下詔赦。

天下。後間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迺

作鳳皇殿。補注：沈欽韓曰：黃圖云：武帝時，後宮入，呂答嘉瑞。師古曰：答，應也。補注：先。

月復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五鳳，明年幸雍，祠五時。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後間

歲改元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虡銅人皆生

毛長一寸所。師古曰：虞神獸名也。縣鍾之木，刻飾為之。因名曰虡也。補注：錢大昭曰：所猶許。

以爲美祥，作一金鼎埋之。本宮時曰為美祥。後間歲正月上郊泰時，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

十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

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母出田租，賜百石牛酒。師古曰：言有時，或賜爵赦。

罪人。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

其言。後韋玄成為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

謹罷諸廟祠。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

大夫譚師古曰衡匡衡譚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

極慮。曰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師古曰瘞地也。即就也。補注

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補注宋祁曰。清化本無行字。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

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補注張照曰。阨陝。宋本

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補注沈欽韓曰。吳志注江表傳曰。嘉禾元年冬

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曰。為所從來久

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曰。為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

瘞種於大折。祭地也。韋昭曰。大折。謂為壇於昭晰地也。師古曰。折也。補注。兆於南郊。所曰定天

位也。師古曰。除地為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

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補注。沈欽韓曰。周公加牲。告徙新邑。顏師古

明事地。祭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曰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

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

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師古曰。忽。承天之大典。覽羣下

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師古曰。洪範。周書也。補注。蘇輿曰。史記。宋世家。公羊。桓二年

經載。考古制。而曰為不宜。無法之議。難曰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曰永年。丕天

降厥土。日監在茲。師古曰。詩。周頌。敬之。詩也。陟升也。土事也。言無謂天之高。而又高遠。言天

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宅居也。言天眷然

也言天曰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時

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壇也師古曰觚角也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曰尚書禮六

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

營皆紫以象紫宮御覽五百二十七漢儀曰玉飾器七千三百物備具石壇僊人祠瘞鸞

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補注先謙曰官本紫壇宋本同以文

義求之作柴為是亦不當有壇字更考善本宋有壇字周壽昌云各本俱埽地而祭上質也

歌大呂舞雲門曰堯天神歌太簇舞咸池曰堯地祇師古曰此周禮也大呂合於黃鍾黃鍾

次二者也咸池堯樂也補注齊召南曰顏注誤禮樂志明曰黃帝作咸池安得云堯樂乎沈

欽韓曰案此律呂相和為二調也隋音樂志牛弘曰奏黃鍾歌大呂黃鍾所以宣六氣也耀

鬼天神最為尊極故奏黃鍾以祀之奏太簇歌應鍾太其牲用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

族所以贊陽出滯崑崙厚載之重故奏太簇以祀之師古曰陶

瓦器匏瓠也稽音稷補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曰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

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曰報功唯至誠為可致上質不飾補注朱一新曰汪本作故呂章天

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呂其禮制事天地非

因異世所立而繼之師古曰異世謂前代今雍鄴密上下時宣公所立時也本秦侯各呂其意所立非

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

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

遵補注沈欽韓曰周官言五帝者多矣知特性正義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

於郊而風雨節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時而實遠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

惟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案家語五帝篇云孔子曰聞諸老

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

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

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如家語則五帝自為天之佐非五人帝也郊梁豐鎬之

間周之郊兆壇在焉雖世移禮廢故老相傳自可指識五帝之位豈盡虛誣但秦漢習其名

而失其義耳匡衡不博究禮經乃以為諸侯所妄造使王肅之徒得聞而起憑附漸多紛紜

莫定周禮昊天祭在圓丘五帝分祭在五郊合享於明堂其祀秩然分明兩為調停者

於郊丘並舉六天遂令五帝師古曰謂高祖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

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補注先謙曰成紀建始二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師古

諸官府也師古曰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尉官縣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

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師古曰

目反重音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右扶風雍有五時太

丈庸反吳黃帝以下祠三百三所彼作三百此作二百未知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

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補注齊召南曰萊中應作秦中宋本監本並誤也上

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本草待詔謂呂方藥本草而待詔者數十萬言是西漢時已有方藥本草一書然藝文志不載非今世所傳之神農本草也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眾庶多言不當變動祭

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補注朱一新曰竹宮宮名見禮樂志折拔時中樹木十圍

已上百餘。天子異之。已問劉向對曰。補注宋祁曰向字下當更有向字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

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

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較備。師古曰較整也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

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碎

隱。野雞皆雉。師古曰直當也息止也當每見雍太祝祠。已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

所。師古曰報神之來也傳音張戀反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南雍本無乘一兩字。已為福祥。高祖時五

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已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

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已

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補注沈欽韓

司曰。補注宋祁曰令字下疑有白字先謙曰永始三年十月事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

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師古曰上謂天地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

子孫蕃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累世遵業。福流於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

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師古曰職主也咎過也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

地之心。已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師古曰皇孫太后自謂皇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

大復古。善順祀。師古曰善順祀為善也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

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已無繼

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

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或已。神怪。補注錢大昭曰或古惑字知萬物之情。不

可罔已。非類。師古曰罔猶蔽補注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先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

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補注宋祁曰祠當作祀先謙曰及言

世有僂人。服食不終之藥。補注周壽昌曰不造典輕舉。如清曰造遠也興舉也師古曰造登

遐倒景。如清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師古曰還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昆

有縣圃縣圃之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冀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

本北作此是先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

先謙曰官本作此。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九投之冰上水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

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皆姦人或眾挾左道。懷詐偽。已欺罔

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求之盪盪。如係風

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空曠是已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孔昔周史

莫弘欲引鬼神之神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

已獲福助卻秦師師古曰卻退音丘略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

遺徐福韓終之屬補注沈欽韓曰抱朴仙藥篇韓服葛蒲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能

自終也楚辭九歎羨韓誦之冬極不寒眾終同字先謙曰梁元帝洞林序云韓終六壬是六壬出

眾之得一注眾與終同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

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曰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補注先謙曰貴幸賞

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震動海內師古曰索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

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補注先謙曰呂萬數官本祀作祠其後平等皆曰術窮詐得誅

夷伏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僞之情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

師古曰轅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師古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

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轅音遠三五之隆師古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三五之隆師古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

之隆語有害而理未通疑有誤三五似指三世五世而言謂文武之時也尋上文可見宋元

曰顏注三五之隆疑非是余謂五字當作主蓋指漢三主耳新垣平事則文帝時也元鼎元

封則武帝時也初元帝時也指異代則曰周秦之末於今世則曰三主之隆文意較然

明甚師古於漢書他則是正者甚多而不察於此所未諭也齊召南曰宋說亦非也元帝無

求僊事未若劉奉世謂三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疎精神舉天下曰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

世文帝五世武帝為確實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疎精神舉天下曰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

毫釐之驗補注宋一新曰汪本麓作麓葉德輝曰德足呂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絮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師古曰說謂唯

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師古曰說謂唯

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已窺朝者上善其言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

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滌祭師古曰此易既濟九五爻辭也東鄰謂商紂也西鄰

也滌音篇補注先謙曰滌官本作滌言奉天之道貴已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

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齋禋有常用師古曰齋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

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奉其禮補注錢大昭曰奉南雍本闕本俱作

謙曰官本作舉助者歡說師古曰助謂助大路所歷黎元不知師古曰大路天子祭天所乘

不勞於下也補注朱一新曰偽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

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畷失道師

日畷與禮月之夕奉引復迷前導引車師古曰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

雨壞平陽宮垣補注沈欽韓曰黃圖平陽封宮武公二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於平陽

陽聚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四十六里秦靈公徙都之處宮在岐州平陽城

內攻水經注渭水篇汧水東南逕郁夷縣平陽故城南史記秦靈公二年徙平陽徐廣曰故

郡之平陽亭也禮記曰師古曰禮記曰師古曰禮記曰師古曰禮記曰師古曰禮記曰師古曰禮記曰師古曰

宮門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林光秦離宮名也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非一名也補

注沈欽韓曰黃圖林光宮胡亥所造從廣各五里在雲陽縣界元和志雲陽宮即秦之

林光宮漢甘泉宮在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師古曰述謂不答不饗何

曰甚此師古曰不答不饗不當天意不饗不為天所饗詩曰率由舊章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

章也舊章先王法度文王呂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憲師古曰說

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

安如故曰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

所常興諸神祠官。補注錢大昭曰。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補注先謙曰。哀復

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師古曰。解。讀曰解。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

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

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補注沈欽韓

命決曰。天子爵稱也。書。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師古曰。孝經載。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孝經載

之言。王者尊其考。欲曰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曰周公郊祀后稷。曰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曰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曰十二月下

辛。卜正月上辛郊。師古曰。豫。卜郊之日。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師古

讀曰。恭。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曰太祖高皇帝。配曰冬至祠泰

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補注宋祁曰。牲。景德本作特。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補注錢大昭曰。

字朱一新曰。汪本有詐字。葉德輝曰。德藩本無詐字。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

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

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補注錢大昭曰。二歲南雍本

二。作三。是即前所謂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三年一與雍更祠。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亦曰高祖配。不歲事

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曰未有皇

孫復甘泉河東祠。補注先謙曰。元年三月。綏和二年。曰卒不獲祔。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二年

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

左咸。補注洪亮吉曰。百官表元始五年。大司農為尹咸。若。左咸為大司農。則在哀帝時。左當作尹。傳寫誤耳。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

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

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隆之祀。師古曰。隆。古地字也。下皆類此。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樂有別有

與由同。天地用牲一。燔黍稷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黍南郊。隆用牲右。及黍稷燔黍於北郊。其日。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此天隆合祀。已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補注宋祁曰。冬日至於隆上之園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隆祇皆出。亦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天神之樂。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地祇之樂。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然後合樂而祭。天隆有常位。不得常合。補注沈欽韓曰。唐志。賈會引春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與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隆於南郊。已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師古曰。既分則剛柔迭用也。迭五也。音大結反。已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已助致微氣。通道幽窮。師古曰。道。讀曰導。當此之時。后不省方。師古曰。謂冬夏至之時。后君也。方。常也。不視常務。補注蘇輿曰。易復象辭。先王以至下。后不省方。宋衷亦云。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是古義。並以方為四方之事。故天子志此語。正用易義。下云。天子不親而遣有司。即不省四方之明驗。顏訓方為常失之。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已正承天順地。補注宋祁曰。一作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補注葉德輝曰。德藩本地作後。莽又奏言。書曰。類於上帝。禋于六宗。師古曰。虞書舜典。也。並已解於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隆。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

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諍。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師古曰。乾為父。坤為母。震為長男。巽為長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兌也。逮及諍亂也。既盡也。雷古雷字也。諍音布內反。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於南北郊。謹案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為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靈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義和。欽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隆。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隆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方謂所向之地。分羣神。已類相從。為五部兆。天隆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隆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靈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及月廟兩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補注劉敞曰。兆字。禮春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云。兆為壇之營域。說文。兆。畔也。為四時界。祭其中。言月廟兩師廟之屬。皆在北郊營域之中。與上文未隆兆東郊兆西郊兆南郊兆北郊。同皆於兆字斷句。而謂兆字衍文。誤矣。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已奉宗廟共粢盛。師古曰。共。讀與供同。人所食。已生活也。

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師古曰：大雅緜之詩也。冢，大也。土，土神謂太社也。又曰：呂

御田祖。呂祈甘雨。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神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紼。當祭於神，爲農求甘雨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

行事。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紼。當祭於神，爲農求甘雨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

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補注沈欽韓曰：晉志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而官社無稷，通典社者五土之神，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

呂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種穀樹。師古曰：穀樹，楮樹也。穀，故於稷種也。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

斗。莽篡位二年，興神僊事。呂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師古曰：費作樂其上。

順風作液湯。如清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也。補注惠士奇曰：案內經黃帝問曰：上古故爲而弗服也。中古之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鑿石鍼艾治其外，形弊血虛而功不立，然則古之治病，未有毒藥鍼石先有湯液醪醴，故謂之醫。

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人出入氣應風，順風作湯液者，湯經法三十二卷，殆服食之法。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師古曰：玉色禾也。谷永所謂耕耜五各

順色置其方面，先驚鶴醜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師古曰：漬，古煮字也。醜，古醜字也。謂齋

諸別本竝從左與此本不同。又考證云：醜，蓋本訛，醜注同。從宋本改正。計粟斛成一金。言此

黃帝穀僊之術也。此也。李奇曰：李少君之穀道，疑卽呂樂爲黃門郎，令主之。莽遂密鬼神

淫祀。師古曰：淫，古崇字。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呂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補注錢大昭曰：案志

三千餘種。後不能備。迺呂雜當驚鴈，犬當麋鹿，數下詔自呂當僊。語在其傳。補注何焯曰：終

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於孝文始，呂夏郊而張倉據水德。補注先謙曰：官本倉作蒼。公孫臣賈

誦更已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

李奇曰：公孫臣賈誼，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呂五德之傳，從所不勝。服虔曰：音亭，傳之傳五帝相承代

金使呂火代金師。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已爲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

木德。師古曰：包，其後已母傳子。火故云以母傳子也。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

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師古曰：共讀曰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

至光武建武二年，乃昔共工氏，呂水德間於木火。師古曰：共讀曰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

不承，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

乎。不亦正乎。補注宋祁曰：南本無下一句。

郊祀志第五下

漢書二十五

四六

